

王雲五 發行

公

羊

義

疏

(四)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四)

著立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773
14

公羊義疏五十九

襄二十六年盡

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遯會莒人盟于向〔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齊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遯唐石經闕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遯字並如是

毛本作邀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邀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齊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

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彙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絳水在彰德府內黃縣

020047

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緜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為緜淵。按。緜與澶疊韻。汙與淵雙聲。緜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齊宋災故而然。然未為宋地。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為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為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為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遯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設梁作公子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

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釋文。光。左傳作黃。九經古義云。說文。黃。古文光。爰。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

之為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霸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為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

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僂，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歷爲月

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溴至日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邪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闔戶來奔，陳殺二慶，與何異，何以爲溴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

〔疏〕

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晉誓正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

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十五年城漆即此水經注泗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

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酈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為閭丘亭可以續漢志證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涑涑與漆形似蓋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無氏〔疏〕

通義云据盟會

恆言邾婁人亦通○注据快無氏○即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即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

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

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疏〕

注惡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

据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為魯受叛臣邑與

受同科。魯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

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為己卯，庚辰其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為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十月朔亦為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

三月類小，古歷有三月類大，或亦有三月類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為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

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

行而有揜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類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躔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志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駁條，大衍亦以為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類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歷疑之，慎矣。萬充宗、黃梨洲問答云：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類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類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答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類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之理。授時歷

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者。即高閔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為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為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類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頒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攷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類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據歷法之正。斷為無類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

杜云。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

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

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

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宜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慎言公羊麻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據麻。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云。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喪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混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真經也。宋書符

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庚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春秋者。謹誌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讀書脞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据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粟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按陸氏所謂一本。卽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常魯史之十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常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麻。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歲。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麻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

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人鶉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眇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慎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考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歷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又或疑卯非篆文相近。傳寫誤。酉爲卯。考後漢厯志。漢安二年。尙書邊韶奏言。太初厯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厯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厯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年。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厯。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考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勵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卯。酉作卯。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厯。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厯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勵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誤。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厯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厯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殷厯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晁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

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厯以為甲寅。則歲在己酉。殷厯當為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為甲午。殷厯當為壬申。由甲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厯議曰。馮光。陳冕所據。則殷厯元也。又曰。光冕以考靈曜為本。亦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殆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元。殷厯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厯。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厯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厯序以為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闕。單闕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厯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棗。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厯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闕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厯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隨。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

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疏〕

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彊隨。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彊作疆。疏同。紹熙本

亦作疆。按疆。疆皆通。即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漑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即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闕。丘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于沙隨。

〔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癸酉朔，據厥為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

舒以為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三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

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界我。唐左氏石經作卑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界同音。穀梁昭二十七年傳注。邾界我。釋文界。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

服虔曰。音界。予之界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界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界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界在五支。卑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界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鄆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界。是隸書界即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斷為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

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

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

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

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

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靡。冉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注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廩廩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按廩廩蓋猶漸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接。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

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

注前為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也二十年左傳云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惡陳侯○注宋大至可知○即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

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後光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疏〕

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為

漢魏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即此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据當舉重〔疏〕

通義云据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据當舉重○

正以當直書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

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土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

通義云左

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爲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晉不納事，蓋事勢宜然。史左或未備也。○注曲沃至言入。○解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注：晉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編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然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禮記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故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罪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

釋文：榆，左氏作榆。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

語云：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爲渝，是渝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卽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繆略云：俞，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据次於聶北救邢〔疏〕

注据次至救邢○即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

先

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疏〕

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約也先書君

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救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遙為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禮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渝次為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為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遯卒〔疏〕

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為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為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

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注〕据篡得大夫之位。〔疏〕

注据篡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為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篡得大夫之

位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為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

亂也。〔疏〕

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為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

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亡。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囊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偁。云本又作羯。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弒其君。〔疏〕

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為五月。魯趙分。臧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即下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疏〕

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

鄂本。閩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

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

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為六月。晉趙分。元志大衍云。不應類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疏〕

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為注。鄂本無之。此本加圈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

釋文。本作咸宜咎云。云。本又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

注曰。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注。侵。傷。大傷。即有死傷義也。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

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為中國憂錄之〔疏〕

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

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孔氏牽涉左氏以駭何氏按春秋曰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己巳公子遂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日者善義兵得時入若概以日入

爲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益凡入言日者在例時與傷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

〔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在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北直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霑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在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以駁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疏〕

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為衛討也。則又為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順

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與鄭突入櫟同。〔疏〕

注据與至櫟同。○即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為

不言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据陽生事為難。故云据與彼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

諛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為剽

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為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為。故就為

臣以諛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疏〕

釋文作以殺音弑。注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弑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弑。謂下二十六

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注時衛至惡之。○衛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邑為剽臣。何蓋以時情事言之也。伺使候間。使甯喜弑之者。即下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即使甯喜弑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衍據陳儀而為諛。林父據戚而以畔。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諛。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諛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衍在陳儀。刺噴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為難者。蓋以衍與刺噴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即不與使有衛之辭也。

若衍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為設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朔矣。義或然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嚙帥師伐陳〔疏〕

舊疏云。公孫嚙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萬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薑。口旁後加舊疏云云。何焯云。萬當薑字誤。按。閩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薑

音義俱遠。定

有一譌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

釋文謁。左氏作過。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過。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過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據之本。

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為也。按謁過皆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過爾躬。釋文過。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過惡揚善。釋文過。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

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

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為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

乃得殺之〔疏〕

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爲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爲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舡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爲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答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爲罪人若其殺即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事疑故此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据

諸侯伐人不名〔疏〕

注据諸至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

名卒間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

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

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七年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

云彼是臣傷其君。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率死爲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率義。亦以經名卒間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至舍。○舊疏云。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不坐殺。卽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率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率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凌暴巢國。若不與殺。開衰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令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卽穀梁之非巢不飾城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術弑剽。不舉術弑剽

者。諼成于喜。〔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殺亦弑之誤。彼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

喜。○甯喜爲術弑剽事。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術弑剽。春秋舉重。宜書術弑。今書喜者。正由諼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是諼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衍盜國林父未君事衍言叛者林父本逐衍衍入故叛衍得誅

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疏〕

注衍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士之辭故如此解林父逐衍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衍出奔已絕故復入為盜國下齊衛侯衍名是也○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衍衍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實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諛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復歸者

入無惡文〔疏〕

注据齊至復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据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

惡是也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疏〕

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篡不見故於衛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衍主惡剽也

曷為惡剽〔注〕据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

注据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

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据以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

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諉禍。故惡以為戒也。篡

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

注凡篡至戒也。○舊疏云。正以有繼及之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遠於公

子。故曰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憾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末。隸書未末二字。溷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即末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末無也。未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為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俞義亦通。○注篡重至見重。○即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

注据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据晉繼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

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

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

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

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

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疏〕

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衆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衛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弑而衛之失德見曰衛

侯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勸為社稷之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醇乎惡術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為臣者敞明於惡術之說則為君者懼范武子曰術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弑者言辛卯弑君甲午便歸是待弑而入故得速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行出奔注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弑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義失衆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据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為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

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

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澶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剽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

穀梁作世子座同音假借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沉曰座舊作痤與魏策同

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座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座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座有罪。蓋座罪克。故其罪尚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鄆。有惡逆去弟。座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座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座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注〕據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

注據甯至伯討。○正以僖

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弑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據以難。

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為功。當坐執人。〔疏〕

通義

云。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為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弑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

葬許靈公。

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公羊義疏六十

襄二十七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

宋〔疏〕

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繁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疏〕

穀梁鱣作專。省文也。鱣字子鮮。當作專為正。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乃見鱣。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

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注〕据與射姑同。〔疏〕

注据與射姑同。○文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注。据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据與彼同也。

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

殺甯喜出奔〔注〕据非同姓〔疏〕

注据非同姓○承上注据與射姑同問也

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

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黜猶出逐

〔疏〕

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而去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答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

殖雖怨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黜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

我卽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卽作則按卽猶

若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卽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是也卽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卽時是也

女能固納公乎〔注〕

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

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能高注固必

也又齊策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

喜曰諾〔疏〕

上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

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喜意〔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卽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堅固喜意

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疏〕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盟也

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

請使公子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左傳又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

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疏〕卽左傳所謂使子鮮爲復也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

〔注〕繫馬絆也○釋文羈繫本又作馬成二年左傳韓厥執繫馬前注繫馬絆也廣雅釋器繫絆也莊子釋文引三蒼云繫絆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繫絆也周頌有客言授之

繫箋繫絆也。說文馬部：馬絆，馬从馬口其足。引左傳：韓厥執弔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繫。莊子：馬蹄云：連之以羈馬。釋文：馬司馬向。崔本並作纈。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雅云：羈，勒也。說文：羈，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省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執鈇鑽〔疏〕

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即鈇。樞質即鑽。彼注云：樞，莖樞也。質，莖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制：賜鈇鉞然後殺。鈇者，有刃之物。鑽則所以藉者也。周

禮：圉人職射則充樞質。杜子春讀爲齊人鈇樞之樞。圉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圉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即此。爾雅釋器：樞謂之棲。孫炎曰：樞，斫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樞也。鑽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箋云：質以石爲之。後世之砧，即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樞，本或作砧。謝惠連詩：欄高砧響發。擣衣所用。古詩：藁砧今何在，是也。或作礮。說文：柱下石是也。爾雅之樞，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箋引雅訓解之云：正斲于樞上，是也。若鈇鑽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樞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雖木、趺、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鑽砧也。

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

僕從者，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

〔疏〕

注僕從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

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孫孽，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孽妾。注：孽，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聲之誤。枿，即孽。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

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

庶孽之所敢與也〔注〕

縛見獻公多詐，不敢保。

〔疏〕

注縛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敬。嬖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

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

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

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疏〕

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字，此

獻公激之辭也。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疏〕

通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已約歸至，殺甯喜。

〔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

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

之。〔注〕慙恚不能保獻公。〔疏〕

注：慙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慙，愧也。又，恚，恨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

鱣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

校勘記云：攜，鄂本，閩監本同。唐石經攜作

攜。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攜。○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

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

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注〕味，割也。時

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鱄兄為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皆為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為君漏言者。即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

〔疏〕

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

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未。又音蔑。割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刎。當作昧。从未得聲。未勿同音。荀子。疆國云。是猶欲壽而刎頸也。一切經音義。刎。古文。殤。同音。義。又引字略。斷首曰刎。刎。割也。今人猶謂自刎為自抹。蓋即殤也。亦作物。方言。物。離也。吳越曰物。陸音。亡粉反。不知昧有刎義。不必有刎音也。又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撥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首曰撥。抹。昧同音。亦得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刎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鼻若此。皆與此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緞。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詛牲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詛用一牲。故此用雉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為甯納。知鱄不能救也。移心事剽。背為姦約。未知何指。甯氏得罪二君。殺不為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為小負。鱄棄絕大倫。經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引何君廢疾云。甯喜本

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共弑剽。至喜執殺。乃徒執其經經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擬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晉襄書葬者。以殺在葬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注〕

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据盟至出公。○舊疏云。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

殆諸侯也。〔注〕

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夕部。

也。 曷爲殆諸侯。〔注〕

〔注〕 衛侯衍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衍負縛殺

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

〔疏〕

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惡為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

以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衛侯至禍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為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即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即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為甯也。黨也。

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閭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

之應。〔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據麻為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誣。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刪去前閏。則為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

時姜岌作三紀甲子麻。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譏傳為違謬。長麻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更為無稽。竊意古麻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增為六十六者。為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日。

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不應三月類大十一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誤會傳文，而以魯曆爲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卽謂時曆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旣係十一月，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時曆之失。杜氏又胡緣於左氏所增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曆志劉歆說云：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曆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闞殺，下音弒，此二弒字，亦當作殺音弒。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弒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闞弒吳子，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亦弒其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

成元年無冰注云：尙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此與彼同。○注豹羯至所致。○舊疏

云：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羯之事，明是時豹羯用事也。卽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

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

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

注公方至所致○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即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

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申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

注如楚至狄也○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其月

明其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

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為諛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蓋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經義述聞云謹按杜氏春秋長麻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麻是年十二月甲寅為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為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為己未甲寅為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為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按杜氏之麻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遷就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葬作期云本又作朞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閏云至親以期斷故取其也葬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為前月之餘即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絜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苟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日。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日。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蓋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卽順人情。因可伸之愚。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

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尙書右丞戴謚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臆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平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旣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

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感。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甯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尙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厥數。苟本乎厥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者。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卽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尙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按譙王恬。郗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襲。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据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

注据成至不書○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

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疏〕

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

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子之恩。穀梁以為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荆土。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著溼。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

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閹弒吳子餘祭〔疏〕

此及左傳釋文作閹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作弒。穀梁音義亦作弒。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閹弒吳子餘祭。盜弒蔡侯申。陸氏皆譌其殺吳

子也。蔡侯也。不曰其君者。閹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弒君者也。其為弒則同。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弒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閹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疏〕

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閹者守門之賤者也。又檀弓。閹人為君在弗內焉。注。閹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閹人注。閹人司昏

晨以啓閉者。說文門部。閹。常以昏閉門。隸也。杜云。閹守門者。穀梁傳。閹門者也。

刑人也〔注〕以刑為閹。古者肉刑。墨、劓、臠、宮。與大辟而五。孔

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疏〕

注以刑為閹。○周禮閹人注。又

云。刑人墨者。使守門。用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刑者使守囿。故閹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囿。皆用刑人。統謂之閹也。左傳莊十九年。載鬻拳自刖。楚人以為大閹。明諸侯閹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臠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鼻也。腓者。脫其臍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為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較之夏制。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臠。辟之屬

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臙則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臙孔子爲春秋採摛古制也說文骨部臙剝骨也脫其臙謂鑽傷其剝骨荆者說文足部跣跣斷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恕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本漸作斬誤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鈎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卽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襍屣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阜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無領白帖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屣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屣屣履也又曰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屣當刑以艾譚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屣中罪赭衣雜屣下罪雜屣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日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機韻加與多韻舊疏云三皇之時天下醞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刑者正揆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注也

刑人則曷爲謂之閹〔注〕据非刑人名刑人非其

人也。〔注〕以刑人為閹，非其人，故變盜言閹。〔疏〕

注以刑至言閹。○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

刑人為閹，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弑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執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弑君，正合稱盜之文。按此稱閹者，戒人君以刑人為閹，故變盜言閹。繁露順命云：皆絕首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閹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閹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剔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閹，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諜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為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曷為謂之閹，則當曉以書閹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閹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弑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鄆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閹，且因以為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為閹之人也，故特書閹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弑，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

君子不

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閹，由之出入，卒為所殺，故

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

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閹弑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殖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焉。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

曰祭統云。闢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黠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遭其禍。是也。○注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闢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闢。由之出入。是狎敵邇怨也。故著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墮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調恤也。虞書曰。五流爲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闢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闢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

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

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

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後。○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

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

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

注貶稱至諸侯〇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為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

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為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為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据向之會稱國〔疏〕

注据向之會稱國〇即上十四年季孫宿

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

是也〔疏〕注据聘至是也〇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是也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味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

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即謁。

季子

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疏〕

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大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

謁曰。今

若是。迕而與季子國。〔注〕迕起也。倉卒意。〔疏〕

注迕起也。倉卒意。○說文辵部。迕。迕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

季

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注〕迭猶更也。〔疏〕

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

太元元文。陰陽迭循。注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疏〕

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

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為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

故諸為君者。

皆輕死為勇。〔疏〕

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輕其死。或為勇事。即餘祭不遠刑人。謁為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

〔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

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

祭又曰何氏於尙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鋪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篆文作胤與爪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涪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為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為孔子語

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

當與賢弟〔疏〕

注猶曰至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

尙速有悔於予身〔注〕尙猶努力速疾也悔

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

說苑至公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日夷昧次日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

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土燮祈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關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尙猶努力○說文八部尙曾也

庶幾也。詩王風兔爰云：尚無爲箋云：尚庶幾也。漢書敘傳：尚學其幾。注：尚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蹙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蹙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蹙大注：蹙疾也。蹙爲速之縮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客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

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

故迭爲君。〔疏〕

在上二十五年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

餘祭死見上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

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請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爾。遂逃歸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

僚者長

庶也。卽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

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

通義云：卽之卽位也。○注緣兄至卽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

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

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為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為僚服虔以僚為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即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為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為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季子口中明以僚為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光而弑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為僚報仇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為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為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為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子審矣如光為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為言光即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為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為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為之諱也僚得為篡者季子不立光為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為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疏〕

注不為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世家謂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魯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疏〕

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凡者非一之辭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本烏改焉。按釋文作僚焉，云於虞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味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謁之

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

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

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諸，真創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七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取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七首，立戟交軛，倚專諸胸，胸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耆，蓋嗜之借。孟子告子：耆秦人之炙，亦作者。炙者，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而致國乎季子。〔疏〕

說苑篇名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

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爾殺吾君，云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此據所改。注申

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弑。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

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

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

据誤本公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僚為季子庶兄。光為札弑僚。是兄弟相殺。

去之延陵。〔注〕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

越竟。〔疏〕

注延陵。吳下邑。○下三十一年左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

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露玉英。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異故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法木枝葉不相離也。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

事。〔疏〕

說苑至公。又云。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即不忍討意也。漢書蕭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皋。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故

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

事與之。〔疏〕

說苑又云：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

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

大夫。〔注〕据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

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疏〕

校勘記云：浦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

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

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

舊疏云：壹而足者，卽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

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

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閔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味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伯荆變。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七首。乃全身不願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尙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懷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誑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踪遇合之人。尙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殉之。躬受篡弑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其知季子也哉。

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

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

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

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

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

有君有大夫今為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醕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齊闔廬弑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為沒其罪也是移諱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為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媾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

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

〔疏〕

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遠罷。顧氏炎武唐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挾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為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遠罷來聘。昭六年楚遠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遠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卒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挾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答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即報聘。故喜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為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皆屬修好。無為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

〔疏〕

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書丁未日故也。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云。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君。何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逢祿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哲矣。傳略弑父之為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為正卒。於例亂矣。經義述聞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商臣弑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赤卒不書日。

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子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弑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鑿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慎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 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

〔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魯女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

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卽伯姬燬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注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 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

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為諱者，

年夫有罪。〔疏〕

釋文：年夫音佞。二傳作佞夫。古年佞同部段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經古義云：古佞讀爲壬，故晉語與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

與田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讀爲甯，田讀爲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王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爲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從至重也。○僖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義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

弟不爲大夫故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殊未了。○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王魯。乃實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僭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然廢立何事。僭括至與師圍蔣。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任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

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疎錄

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

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

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葬。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說在下也。

〔疏〕

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魯女嫁為夫人者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

其稱諡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

諡。〔疏〕

注據葬至言諡。○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諡。蓋紀已滅。直為齊侯所葬。未必有諡。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諡。非必諡宋伯姬為賢。紀伯姬紀叔姬無諡。即不賢也。舊疏謂紀伯姬不言諡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

諡。蓋以劣於宋伯姬。皆失之泥。

賢也。〔疏〕

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為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為非。此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

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為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為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諡也。共姬之諡。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為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鄆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為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賡。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為勸。亦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願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

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卽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嫠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泰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

何賢爾。宋災。

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疏〕

左疏引服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

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

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

〔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

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又荀爽女誠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

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宋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為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王傅。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姆。與

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逮乎火而死者。為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園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

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謚。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謚。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樂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樂盈者。樂營之孫。弑君賊也。積不善

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礎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弑君之賊不復見，欒書不見於厲公弑後，已示誅絕。欒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欒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弑。月者，弑父比髡原恥尤重。

故足諱辭。〔疏〕

注君子至加弑。○正以凡加弑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弑

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爲大夫所弑，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弑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怨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弑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怨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

所為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閱憂〔疏〕
注重錄至閱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閱作同此誤穀梁傳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為之息兵
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

物〔疏〕
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禴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財貨以喪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禴以補諸侯之裁注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

宋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為更衣〔疏〕
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

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史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為復亦即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
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

所喪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注〕据詳錄所為故卿也〔疏〕
左氏傳以為晉趙武等也
卿則其稱

人何貶曷爲貶。〔注〕 据善事也。〔疏〕

注据善事也。○穀梁傳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

卿不得憂諸侯也。

〔注〕 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

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

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作名。此誤。繁露亦云。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舊疏云。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

之。雖非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倫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公穀皆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奚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傳。未免逞臆。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徧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

見〔疏〕

包氏慎言云辛巳為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僖桓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為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

葬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為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

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

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肖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為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謂襄公不肖。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

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為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

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

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為君惡。民所賤者。即左傳云。犁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即密之轉音。朱鉏即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公羊義疏六十一

昭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

校勘記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魯世家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是為昭公徐廣曰稠一作招索隱系本作稠左

傳釋文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按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麻志並作稠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

軒虎許人曹人于澠〔注〕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

名為諱義當正亦可知〔疏〕

唐石經諸本同舊疏云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二傳改公羊也古酌弱同部得相假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校勘記齊召南云二傳作

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釋文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舊疏云下七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按罕虎子展子子

罕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从干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諸說。左下作渾軒。是也。釋文。渾音郭。又音毓。左氏作毓。穀梁作郭。按蔡邕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毓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渾从郭聲。或傳寫異。惠棟云。郭毓字古通。虞毓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葉幣焉。注。郭叔。毓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毓也是也。杜云。毓。鄭地。其古東毓與。○注。戊惡至大惡。○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鄉曰衛齊侯。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故曲禮疏又云。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又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其先之生。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甯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澶淵之大夫。有作福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己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己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鞏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按鞏去公子。係貶。舊疏誤。○注。方譏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尙譏。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爲大平之首。尙未合譏。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析而言之。未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 据八年稱弟。〔疏〕

注据八年稱弟。○卽下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

貶曷爲貶。〔注〕据八年殺偃師猶不貶。〔疏〕

注据八至不貶。○即八年稱弟不貶稱公子故也。

爲殺世子偃師

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

難八年事。〔疏〕

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處曰下師解。故此弟子取而難之。

言將自是弑君也。〔注〕明其

欲弑君。故令與弑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弑君。本謀在招。〔疏〕

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

明其從是以後。有弑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其至同文。○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同矣。爲其先有無君之心。即可階成弑君之禍。故與弑君同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同人臣耳。恐即自是弑君。故絕之稱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虞有此。故不必顧也。○注孔瑗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弑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弑君者。蓋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陳孔瑗。九年陳火。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即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弑君之賊。楚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爲招弑。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不成爲弑。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弑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蓋亦以哀公

遇弑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為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愆，遂免弑君之咎。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

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彼同。

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注〕据未弑也。〔疏〕

通義云：据貶必於其重者。○注据未弑也。○舊疏云：

据今仍未弑而已，貶去其弟曷為不於殺世子時貶之乎。

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疏〕

通義云：故特著其為同母弟，下八年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

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為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

招殺偃師是也。〔疏〕

通義云：日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弑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弑，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

為此文。是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

皆是也。〔疏〕

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即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即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

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

〔注〕据棄疾不豫貶。〔疏〕

注据棄疾不豫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奔。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弑君而下十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與常稱同。無貶文。故据以難。按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偃師。特將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

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

〔注〕据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

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

陳杞世家

云。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勝愬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尙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徵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為東鄆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莒為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即此鄆也

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為魯有晉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蓋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

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臺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

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為竟据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

其言取之何〔注〕据自魯之有不聽也〔注〕不

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

故書取月者為內喜得之〔疏〕

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西周策寡人請以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被之以刑民始聽注聽順也不聽為不從不順故

為叛也○注不言至起之○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

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

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

為仕之於晉書。曷為仕諸晉。〔注〕 据國地足以祿之。〔疏〕

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為難。○注据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

有千乘之國。〔注〕 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

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

注十井至十乘。○禮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

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計之。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為魯論。今文說。故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謂士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

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正以此稱伯故也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

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

繁露觀德云出外者衆以母弟

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漢書杜鄴傳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論語秦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譏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大夫賢者世官不賢者世祿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則世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也劉氏逢祿公羊議禮云經所謂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襄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遏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於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貶之爲與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有丁巳據麻七月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

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彼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即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晉大鹵太原大夏大墟晉陽

大康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羣狄大事記云即所云衆狄也蓋自狄宣十一年卻缺求成于衆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大原東北二千

餘里且曾與晉和羣狄敢爲煽搆爲患邊鄙宜其啓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也水經注汾水篇東南流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尙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尙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据讀言大原也〔疏〕

舊疏云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据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羊

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之按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漑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寫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千古寫鹵蓋其地鹹鹵故名大鹵也段注說文云太史公曰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則分析散文則不拘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

〔疏〕

舊疏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諸物之名皆須從諸夏名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舊疏云謂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

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

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自

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

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

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濇泉穀梁傳狄人謂濇泉失台又越名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爲買朱鉏吳子乘爲壽夢皆邑人名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

義云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

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注〕分別

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

書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注引馬注云上謂原下謂隰

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離騷注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遠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又引魯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隰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窳下常沮洳名爲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濕墊也專指沮洳漸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濕句連陂者曰阪言陂陀不平曰坂其下而平者則曰濕也故郭引此句證彼郝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爲隰字之誤是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者濕也下而澤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墊也墊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初學記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栗說苑復恩篇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又尊賢篇蟹堞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又辨物篇山川汗澤陸陸丘阜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統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與此皆大同小異粟卽粱俗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云書禹貢云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

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

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

〔疏〕

左氏作展與。彼釋文本無與字。與公羊同。云一本作莒展與。穀梁亦無與字。○注主書至篡也。○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

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犁比公既立展與。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坐篡。○注莒無至爭篡。○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按何義以經書莒展與莒慶曹羈同文。嫌是大夫。故云起與去疾爭篡。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篡。不舉弑君重。蓋不信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刺齊有力也。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義。微者不兩書。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邪庶竝篡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羈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辨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

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左傳展與吳出也。故奔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疏〕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

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構衅。後始爲此。與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

與莒爲竟則

曷爲帥師而往。〔注〕据非侵伐。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刺魯

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與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

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疆臣執柄。傳云。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獨責之於此。詳釋傳意。但責其微弱爾。若以周禮證之。則帥

師以疆運田正臨事而懼無為譏也

葬邾婁悼公〔疏〕

通義云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麋解云左氏作麋字二傳本亦有作麋者卷麋一聲之轉故

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麋之釋文麋巨隕反卷古亦音裘王制一命卷是也裘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麋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王子邾謂之邾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弑者為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

辟內難也

〔疏〕

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薨之際出奔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据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

注据公至乃復。○即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

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

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

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注時聞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篇。屢言至河內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

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知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豈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行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即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託疾之義。○注君子至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然按文七年傳。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襄二年。公至自晉。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是則榮見與。恥見距之義也。故爲諱。決成十六年。不見公。不恥之。爲公幼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

穀梁傳。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日。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原。後磨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

𣶒。水泉本也。从蟲出。厂下。篆文

从泉。公羊作泉。係去厂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

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

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獨滕子來會葬者。卽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

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譏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乎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己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蓋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視較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稱。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

注先是至如晉○即上二年公如晉季孫宿如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

有童心居喪不哀炕

陽失衆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為季氏〔疏〕

注為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魯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微書考異郵云強

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疏〕

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

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為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即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慎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衆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衆論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政而不能使衆罪宜絕朔事在所傳聞之世外諸夏而以大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疆鄰之逼無故出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

爲好惡拂人之性者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

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蓋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靄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膏肓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水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劉氏逢祿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備也。豈聖人之所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

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

書費誓云。徂茲淮夷。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夷名。誓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凡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書禹貢。淮夷貢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為淮北之夷。魯頌。誓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為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為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柵。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為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即下文為齊誅。是也。通義亦云。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尚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固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羸細。昭當其父。非已時事。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為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密。

楚人執徐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知公羊本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故繫之齊。〔疏〕

注故繫之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

齊。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

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

注以襄至之吳。即襄二十八年。書齊慶封來奔是也。彼左傳云。既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封則已

絕于齊。書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吳封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

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犯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濫以邑

通。故不齊也。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据防已爲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

吳。〔疏〕

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即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爲伐吳也。

慶封之罪何。脅

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

齊世家。景公立。以權

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爵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焉。繁露楚莊王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應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予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蠻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猶以義與之也。亦卽予祭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傳云：「曷爲不言楚子執之者？」以此經楚子爲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卽是稱爵而執，故知爲伯討。霍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正以侵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蓋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

左氏作賴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泰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為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為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單食豆羹猶為賴民也即厲民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又僖十五年經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為賴水經注溲水篇溲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為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為責備賢者故日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注〕据國言滅〔疏〕

注据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鄆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鄆仍是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即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滅之

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注〕因鄆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

舊疏

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鄆嫌實取莒邑矣○注因鄆至內邑○

大事表云。鄆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據左傳為義。公穀皆以莒取鄆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為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

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魯次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

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為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為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為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作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為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曷為不言二卿。〔注〕據上言作三軍。等

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二卿。因以為難。〔疏〕

注據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之。宜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異。故難之。○注等問至為難。○襄

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傳亦宜言曷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卽據三卿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注〕 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

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可知也。弟子本据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据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可知也。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可知。月者善錄

之。〔疏〕

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軍。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淆也。故言作三軍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

中軍。五三皆有中。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据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据曷爲不言三卿爲難意。下卽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詰爲若。按師解卽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爲益中。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旣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卽舍上所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

者下脫欲字當據以刪補舊疏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稱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上之作三軍為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為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復古為詳錄也通義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

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

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

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含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據漆閭丘不

言及高張言及〔疏〕

注據漆至言及○即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又哀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

不以

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

言及以絕之。〔疏〕

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劉敞曰。私邑者。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從即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

釋文。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蓋戰而涌為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

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鬪。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

之與人相報應之義。〔疏〕

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引此傳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湧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則瀆有瀆激之意。故作瀆。凡从賁得聲。

字多取義於忿。故地之突起者為墳起。人之忿怒者為憤怒。物之大首者為賁首。是也。說文水部。濫。濡上及下也。亦謂水由下濡出。而自上下也。引詩畢沸。濫泉。今詩采菽。瞻印。俱作檻泉。傳箋並據爾雅為說。則瀆泉蓋與檻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

似穀洛鬪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然爾雅專釋羣經，解檻泉不及潰泉，恐非地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即襄十九年不書，漸移之屬，是今此潰泉為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云：何以書為天下記異。若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象至所致。○公在晉，即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興兵戰鬪，則此敗莒師于潰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秦伯卒。

何以不名。〔注〕据諸侯名。〔疏〕

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通義云：至此始發難者，据所見之世錄小國。

秦者夷也。〔疏〕

通義云：秦

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爾。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

時皆用夷俗也。

匿嫡之名也。〔注〕

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

注：嫡子至立之。○新書立

之。

後義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妃抱世子自房出，大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迫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為用狄道，故彼疏引徐邈說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

其名稱。〔注〕

据秦伯嬰稻名。〔疏〕

注：据秦至稻名。○即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

稻卒是也。舊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罃，今此嬰字誤也。

嫡得之也。〔注〕獨嬰稻以嫡得立之。〔疏〕

注獨嬰至立之。○舊疏云：嬰字亦誤，宜為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

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嬀也。嬀，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為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罃、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

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

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為義兵明，故省文。〔疏〕

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

人，知義兵明，為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即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為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今已進越為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公羊義疏六十二

昭六年盡
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

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疏〕

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

二十三年春三月乙巳杞伯匄卒書日不日故解之。○注上城杞已貶○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是城杞已貶也。○注復卒至其義○舊疏云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諸侯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其罪重者則去葬以明義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疏〕

注先是至煩也。○季

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即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賦斂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即或本也。五行志申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也。按志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為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薳頗帥師伐吳。〔疏〕

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

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

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

注書者善錄內也○舊疏云正以平爲善事今書之故云

善錄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賈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賈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平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叔孫舍如齊莅盟卽齊平之徵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卽位求好于晉旋即向戊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嗣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竟謂和好是時蓋因魯結援晉楚又與吳爲昏齊又崔慶甫平三惠不兢求平於魯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也崔氏應榴吾亦廬稿萬氏隨筆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更截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次于虢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確愚按魯與齊平下經書叔孫婁如齊莅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闕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刺內暨暨者隱元年傳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善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刺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于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于吳也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疏〕

釋文舍二傳作媾說文女部媾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媾古若聲舍聲同部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媾丑略切上聲則音舍春秋昭七年叔孫媾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媾

羌師古曰音而遮反遮从庶聲亦同部字也左氏莅作洫並俗當作隸說文立部隸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非公羊義見僖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据麻爲月

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臧氏恭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卽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弑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較何注加詳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

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占下蓋劉歆釋傳語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
通義云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
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

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六日○注當時至錄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

而日故言危錄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蓋以經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為孔成子等所立或即孔烝鉏史朝廢之也白虎通攷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即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即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絜蓋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

祭臨民故婦人有惡疾亦在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

故重舉國〔疏〕

注說在元年○即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特言

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然公子亦貫乎先君何為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

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

通義云招所立也陳杞世家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

秋。蒐于紅。〔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度。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大事表云。今為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為宋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即宋也。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蕭縣魯亦有其地。與水

經注獲水篇。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非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蓋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為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屺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琅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為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謂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蒐者何。簡車徒也。〔注〕徒眾。〔疏〕

注徒眾。○周書芮良夫解。實繁有徒。注徒眾也。文選東京賦。結徒營。薛注徒眾也。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注徒人眾。又食貨志。賦共車馬

甲兵士徒之數。注徒眾也。莊子徐無鬼云。無徒驥於鏑壇之宮。注步兵曰徒。隱八年左傳。彼徒我車。注徒步兵也。則徒與車對。車謂乘兵。徒為步兵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徒兵千。襄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皆是也。

何以書。蓋

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

注說在桓六年。○桓六年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

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是也。左疏引賈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然則下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姦。定十三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將何說乎。舊疏云。為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

故云以罕書是。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疏〕

通義云。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弒。而招歸罪焉。若魯翬討窩氏之。比按公羊傳僅元年有云。招將自是弒君也。注云。孔瑗弒君。本謀在招。春秋書殺過。

同大夫相殺之例。則過與謀與否。無文以定。孔氏取左傳為說也。

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即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十一月無壬午。十一月之二

十一日。孔瑗。左傳穀梁瑗。作奐。古爰聲。奐聲同部。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諛滅人也。不舉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諛託義。故列見之。託義

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

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滅例書月。今此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

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貴之略。此亦靈王。書日貴之者。詐諛滅人。惡尤重。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曷為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豈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則此亦直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穀梁傳。

惡楚子也是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靈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郕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

當存。〔疏〕

注陳已至邑錄。○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郕本國名。春秋前為宋所滅。故以邑錄。是以桓二年有取郕。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

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

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譙郡。按譙為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

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按彼為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据災異為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無下陳字。存陳也。〔注〕

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紹熙本亦作

天。舊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為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日陳火。明陳國尚存。不與楚滅。為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為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為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故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是天欲存之也。陳蔡等滅。陳最無罪。明德之後。又非蔡度可比。故天特存。以勸懲示。春秋即因之書。以起繼絕存亡義也。曰存陳。悌矣。〔注〕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為天所存。悲之。

〔疏〕舊疏。悌。謂悲也。成十六年傳。在招巨悌矣。曷為存陳。〔注〕据災非一天意。曷為悲陳而存之。〔疏〕注据災至存之。

○舊疏云。弟子之意。以為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曷為於此災上。悲陳而存之。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

〔注〕孔瑗弑君賊也。葬人之君。〔疏〕

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哀公。不取彼傳袁克私葬為說。孔疏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

言葬。按十三年經。葬蔡靈公。彼傳云。平王即位。既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靈公亦為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

若是則陳存悌矣。〔注〕楚為無道。託

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為招

弑。當舉招為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之。〔疏〕

注楚為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

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所引

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獨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為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快意與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為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為招殺大子偃師。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氏好為異例。輕改舊說。非也。○注不書至起之。○上元年注云。孔瑗弑君。本謀在招。故舉招為重。責以弑文。不言孔瑗弑君也。解上八年書陳侯之弟招。義也。不與楚討賊者。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不與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沒討招之文。謂不於討處貶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年稱公子不稱弟。為貶辭也。明此雖沒正賊。然本謀在招。上已貶明。故得與相起。○注月者。閔之。○舊疏云。正以外災例時。即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閔義具上。

秋。仲孫纒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文誤。當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晁氏曰。說文作

晉按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愚謂晉改爲晉。始於蔡邕石經。古晉字讀爲齊。音子斯反。又卽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嘯堂集古錄有晉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借爲齊。晁以道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按說文。鄆。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穀梁莊元年。十一年釋文。並音鄆。子斯反。又子移反。玉篇亦音鄆。子斯切。又哀十三年傳注。敗齊師于菑。菑。菑字有作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往通轉矣。金氏廷棟齊樂施晉樂施解云。齊樂施。公羊作晉樂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樂氏。按晉卽齊字。晉卦之晉。孟氏作齊。齊晉一也。說文。晉。从日。晉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蓋齊可爲晉。晉不可爲晉。蔡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本爲晉。非古晉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說。甚明晰。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纒帥師伐莒。〔疏〕

釋文。隱如。左氏作意如。古隱意一音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度。注。隱。意也。思也。又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

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有衣音。與隱有意音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宋公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氏釋文云戌音成何休音恤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成音城本或作戌音恤成與戌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饜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為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音若平公名成其子似不得名城矣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注去冬至貶之○舊疏云正以論語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謹按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目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為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極為諦當而舊疏引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視氣考登臺視氣見傳五年彼傳以為禮明平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疏〕

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是年二月葬僅逮三月三月而葬已速况踰月乎公羊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速葬矣可三月即可踰

也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据誘戎曼子不名。〔疏〕

注据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名。是也。

絕。〔疏〕

錢氏大昕潛研堂荅問云。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處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為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為不順。故亦絕之。按滅同姓為滅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臆見。蔡般宜討。虔非討蔡之人。復誘而討之。尤為不義。傳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此絕之正義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下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此脫。

曷為絕之。〔注〕据俱誘之。為其誘討

也。〔注〕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疏〕

注使不至加誘。○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是其事也。包氏慎言云。般弑父。殺當其罪。不聲罪而誘殺之。與詐殺同科。故絕之稱名。明當細爵也。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范云。蔡侯般殺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嘗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醜行。楚虔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討徵舒。則異於是。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為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

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戮里克雖伐弒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謹之名者良有以也范氏之駁穀梁即據公羊為義也

此討賊也〔注〕蔡侯般弒父而立

〔疏〕

注蔡侯至而立○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

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注〕據與莊王外討晉文譎尊

〔疏〕

注據與莊王外討○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

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是其與莊王外討事也○注晉文譎尊○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晉文譎尊春秋無譏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

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疏〕

通義云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句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弒其君楚子誅之然則春秋自譏其誘討非謂賊不當討也潛

研堂荅問云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弒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弒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為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為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

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注內懷至詐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原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爲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俛于上。而僻行之。則誹于下。仁義之端。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賊。爲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地者。至誘之。○正以下十六年。誘戎曼子殺之。不營地。今言于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疏〕

唐石經
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日
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

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

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舊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譏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衆。比時有喪。重致衆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是也。左傳曰。非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以爲不忘君者。於義似短。

仲孫纁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

二傳作禋祥。疏本作盟于浸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所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祥。釋文。本又作詳。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禋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詳審也。鄭王肅作祥。祥善也。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滋陽縣境。沈氏欽韓云。禋祥當卽大庭庫。魯因以望禋祥。故遂名爲禋祥。在曲阜縣。○注不日至善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爲議。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議論結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疏〕

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懋。九經古義云。左傳厥懋。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厥。讀若銀。又云。懋。从心。厥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以懋爲銀。字異而音同。說文犬部。厥。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爲厥之異讀。懋。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懋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衛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疏〕

注歸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姊。何

氏以爲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据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管

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据陳子也。〔疏〕

注据陳子也。○卽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

也。溫是。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弑父誅不得為君也。不

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

注不君至君也。〇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靈公弑父當誅故不與為君。舊疏云靈公弑父而立弑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為君也。〇注不成至父也。〇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嗣君以繼其父潛研堂荅問云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為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為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為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即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書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猶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劉氏逢祿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聩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耶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

得其君終于義為短于文為悖。〇注上不至云耳。〇即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

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注〕据惡惡止其身。〔疏〕

注据惡惡止其身
○下二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弑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

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

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齊逢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絕子猶不得立何論蔡靈弑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為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接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注雖不至云爾○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甯可文文皆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仇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為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諛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當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
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疏〕
舊疏云今不成有為子者非
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但由
嘗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

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字有作悲字者，誤。按怒為遷怒。又見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是也。按父誅子當絕，商臣弑父而立，春秋不見誅文。其子莊王復有美辭者，商臣倖逃天誅。莊王又賢，春秋必假事以示法。彼既無可託，故直於蔡般父子張義，明彼亦從同也。又見天之進楚，直同禽獸，如梟獍之物，並生於世，在不屑誅絕之科。非如蔡為姬姓之長，正當有父子君臣天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備責之。且蠻夷猾夏，自楚成始，假手其子以斃之。臣不臣，子不子，乖戾之氣，蓋相尋也。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諉滅人。〔疏〕

通義云：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覺之，義或然也。○注持其至以

道○何蓋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鄆子用之，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防與彼義同，不以道即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何蓋引人而不仁為證。因連下引之，與此無涉也。潛研堂答問云：宋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齊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

差繆略云：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誤月。

伯于陽者何。〔注〕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

斷三字問之〔疏〕

注即納至于陽○此據納蒯聵于戚事為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為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也○注又微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北燕微國出奔齊即入不當再見書北燕伯也○注故斷至問之○公羊義以伯于陽連讀

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

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

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疏〕

公羊問答曰問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

年二十三歲又昭二十四年仲孫纒卒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知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故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為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是也史記者舊疏引閔因敘所稱使子夏等十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甯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

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

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夏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即無如無如即奈意凡經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

強釋文作彊。葉本作強。凡彊弱字作彊。勉強字作強。舊疏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甯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於力反則本作億，於此注合。陸氏以為非誤也。此本錯字剗改，故小而偏。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有下同二字。且下子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舊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謂有所擬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按如兩星不及地尺而復，修之曰：星貫如雨，事本無差，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徑改，恐襲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篇，舊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

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

注唯齊至次序。○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幽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

德優於曹與。舊疏謂其盛時事及其衰末，亦不醇粹。是以僖二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

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

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

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如作知，誤。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為信史也。俞

氏懋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為，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為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

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俞義亦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卽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況春秋世朝周鮮。左傳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卽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蓋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德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狎主。意爲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

其詞則丘

有罪焉耳。〔注〕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尙謙。故自名爾。

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

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

注丘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注其貶至之罪。○舊疏云。卽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

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卽意內言外之詞也。論衡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晉趙盾弑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

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檣杙、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與，必不書人，營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晉宋吳莒之弑，稱人與國，卽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有罪者，非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按何氏此注，以貶絕譏刺有所失爲某之罪，以傳文以其詞與其序其會對，皆謂次序諸侯優劣之得失言，故本而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也。○注主書至不錄，○春秋立納入皆纂辭，故云：主書者，惡納纂也。舊疏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遙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甯不略之？何氏必將未踰年君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卽伯款之徒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義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出史文也。北燕本在上，云：閩本同，鄂本無也。字，此衍。監，毛本，北誤比。舊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據麻爲四月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五月書葬，鄭簡公，簡公以四月卒，卽以五月葬，在慢葬之例，宜書日，而經不書日者，同於當時不

日之例則三月
之卒當在正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

穀梁傳季孫氏
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虔此作虔誤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

熊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
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譌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疏〕

左氏穀梁作公子懋釋文懋魚覲反一讀為整正領反此釋文云整之領反或作
懋魚覲反蓋古音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懋亡在衛釋文懋一本作整通

義云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孫為之也按孔氏義與何異何氏以內大
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義牽涉左氏為說然左傳南蒯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懋欲代季氏許與為難又欲搆叔季二家不克出

奔絕無因公之意何云無罪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注〕

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

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為夷狄所彊者即四年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即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即託義討招瑗託義討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即上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為夷狄所強云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聞名心懼之瞿禮記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注皆憂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即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為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為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為諸夏盟主楚翦滅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尤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為申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於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為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

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繁露楚莊王云。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乎。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禮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懋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劉氏逢祿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按左疏引賈服。亦取穀梁爲說。而范甯以穀梁意非。然其答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蓋與夷狄並伐。事所恆有。何以不狄。誠如何君所難。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公羊義疏六十三

昭十三年

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

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

〔注〕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注据齊至言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

家，自是往弑舍，故為篡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弑君而言歸，故据以難。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

道，作乾谿之臺，二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

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注〕時棄疾詐告

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疏〕

舊疏云歸無惡於弑立也

者言所以書其歸者。正於弑虜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縣縊而死也。按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注。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國語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廣雅釋詁。經絞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慙。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之過耶。又曰。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盧注。壤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高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尙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雖登浮文。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秦族訓。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林需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禍起乾谿。棄疾作毒。扶伏奔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弑君謀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弑立也。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痺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敝。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與此會乾谿之役語大同。○注時棄至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誤司。今據諸本訂正。按紹熙本不誤。○注比之至弑也。

○繁露王道云。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閔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弑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弑。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文。○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卽責其不效死而立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是亦以比不弑君。故弑爲加弑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云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弑責之爾。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改作弑。○注不日至無道。○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獫狁。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晉靈止宮中虐戾。害不及民。又有趙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黷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民淫刑。多行不義。故不日。以惡無道。○注致內至爲戒。○宣九年。襄七年。下二十五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弑。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絕書。而無救于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疏〕

左氏穀梁弑作殺。孔氏音義云。弑。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弑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

穀。左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疏〕

注据齊至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

何。已立之。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則彼未踰年見弑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据以難。舊疏所以不据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也。

其

意不當也。〔注〕据上傳知其脅。〔疏〕

注据上傳知其脅。○即上傳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

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弑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弑作殺。故以當上之辭為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弑。

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注〕据王子朝不貶。〔疏〕

注据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

氏立王子朝。注。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則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弑。故据以難。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

通義云。卷縊而比出。比歸而處縊。比

自謂於處無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弑也。故歸弑於比。以為後世大防。比不立而弑。處。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處。是弑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弑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為義。於其來聘。為賢之。其不殺光者。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受光之讓。能逃弑君之罪乎。可與比事反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寧死不立也。經韻樓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弑其君。處于乾谿也。比實未弑。經書弑其君。處。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弑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為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弑。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

〔注〕据經言弑公子比也。〔疏〕

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難不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

言將自是為君也。〔注〕故

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棄疾則楚子居也。〔疏〕

正以棄疾弑比之後即自為君。

故注云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為王而已為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韻樓集云經有殺譌為弑者乎。曰有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既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為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為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所以儆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弑比言弑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弑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為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弑經著於竹帛者既譌何氏又襲譌為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為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按段說非是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矣何為連以弑問之正以將為君故加弑文也。如以州吁陳佗為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為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之人猶可曰以討賊予之也。弑君之事起于棄疾本欲先脅比立後再去比其弑比之心即萌於弑度之時故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曾所臣事之君復予之討賊辭乎。棄疾為子比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以易也。春秋書弑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賤生者

也。故楚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為文。著其罪同。彼雖左穀相殺為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未有書弑公子者。春秋無達例。如弑君之子。聞弑吳子。盜弑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弑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稱爵也爾。○注不言至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為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即。疏同。楚世家云。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于平丘〔疏〕

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寰宇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境。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置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

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故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

無異事。可知矣。〔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

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弑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閒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

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閒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閒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

不肯與盟。〔疏〕

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

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鄭。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

公不見與盟，大夫

按其明年旬有譌脫，是實晉辭公不與公盟。春秋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鄂本肯作冝，下同。

執，何以致會。〔注〕据得意乃致會。〔疏〕

注：据得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

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据以難。

不恥也，曷為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

注：据扈至恥之。○舊疏云：即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眈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是也。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

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

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

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為公張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彼雖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懼諸侯乃封二國也諸侯從陳蔡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國語晉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較直捷通義云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為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為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賂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字剗改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齊侯以下于稷書以成宋亂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明非受賂故無惡不恥也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彌縫為義非別解云因為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盟非直為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公為張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 据歸者有國辭。〔疏〕

注据歸至國辭。○舊疏云。即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

不與諸

侯專封也。〔注〕 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

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陳。當有

文實也。〔疏〕

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也字。此本實缺。蓋衍字。通義云。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燬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

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緣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即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按舊疏所引舊說。即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即是不與楚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與。故傳不明斥楚子也。言楚子。嫌別諸侯得專封矣。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言齊桓。亦統斥不與諸侯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者。至當誅。○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當誅討。不合爲諸侯矣。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爲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疆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使在微者例。按邢衛杞亦受封諸侯。而經不書名。示誅者。蓋爲桓公諱。桓公存。匹繼絕。春秋文不與而實與。故受封者亦從恕。棄疾封陳

蔡非齊桓比。故於陳蔡之受封。卽書名張義。蓋陳蔡之君。其邢衛杞亦宜從黜削例也。非邢衛杞可不名也。○注書者至封之。○校勘記云。此本疏引因作固。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非直惡陳蔡之君不受天子之命。亦因以起楚封之。按如此注義。則舊說謂平丘之諸侯封之者頗矣。○注所以至實也。○校勘記出無君所責。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皆作無君無所責。按紹熙本亦作無君無所責。又出卽諸侯存陳。云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謂上會諸侯。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按紹熙本亦作存之。按上九年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是上有存陳文也。春秋凡書災異者。皆示變人君。責其修政。今陳已滅。無君。更無所責。故知爲天欲示存陳。爲死灰復燃象也。又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侯以篡見殺也。彼又云。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蔡般弑父。篡立。楚子誅之。春秋不成其子。示誅君之子不立之義。然國無絕理。故書滅蔡。所以書滅者。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注言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也。傳又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勦力。一心共死之辭。是書滅正爲不絕其國也。陳蔡國皆應存。楚因其二君之後。在楚。就而封之。知非諸侯存之明矣。舊疏云。若是上會諸侯。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陳云。孰城之。諸侯城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存之。則存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棄疾。無實與義。故使若自歸辭。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其書滅陳。書滅蔡。是也。惟彼無不與專封義爾。餘與此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

臣子〔疏〕

注書葬至臣子○上十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嫌不書葬為責蔡臣子當復讎以隱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

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為楚誘殺春秋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弑父自立人人得誅蔡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如恆見當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者異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不責焉此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非為恕臣子辭者以傳無君子辭也之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焉恕之也又魯桓亦弑兄而立而春秋不從誅君論不責復仇者以魯桓會不致已為奪臣子辭成誅文故於其葬也不復示絕為春秋惟壹譏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者為廬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仇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義似迂回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不日者略兩夷〔疏〕

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以為楚邑非若是邑不得言滅若果楚邑當書吳伐楚取州來矣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

州來為吳邑畏楚遷近吳也故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為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即為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傳會為此說也夷昧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莊因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故也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故注就不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

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為尊夫人，隱如為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疏〕

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

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即文十三年邾婁子籛條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即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不序其葬矣。其本篡者，即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葬，即衛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即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重恩之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為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卒曹伯不書日矣。按去疾篡明，宜書葬，不書者，為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奪其嗣君辭，故不與其葬矣。舊疏未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正月，莒子朱卒所

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
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

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

注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鍼莒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

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亡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雖可責健不責今而責之即是以近書矣包氏慎言云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意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然則先君之服未除而行忍骨肉尤君子所惡失子行言父喪未除方稱子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絕之於先君也○注稱氏至之子○舊疏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皆不書氏即莒慶之徒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按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貫於先君故稱氏明為先君子蓋庶兄弟若同母兄弟宜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

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唐石經諸本作昧按舊疏本亦作昧穀梁左氏作末則作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日部有味無昧玉篇

廣韻昧兼收漢書高帝紀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師古曰昧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即此入聲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据厯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為禘祭曾

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据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

注据入至卒事○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据以難

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

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為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加錄卒事決宣八年不言卒事也即猶若也猶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之即言若非禮但當如宣八

年之書去籥言去樂無為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樂悉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殊也明彼為知其不可而為之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

恩痛不忍舉〔疏〕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注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雖

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為責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為後世法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

通義云云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

聞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略為變禮張本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例按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則不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視先入。蓋無祭事時然也。○注畢其祭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其作竟。按紹熙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

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

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疏〕

注主謂至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

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已主祭者也。君夫人喪。皆宜即往。祭不可廢。故使家人攝主卒事。恩義兩盡矣。通義云。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醑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卽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殺。故俟事畢而往。至士不攝大夫。自謂不爲喪主耳。非祭事也。獨不聞大夫士無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攝主爲攝神主矣。凡尸未入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年。司宮筵于奧。視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爲爲神布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無主。何攝之有。凌先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据此。知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

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為攝木主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疏於時冢宰攝主。然則亦以為攝木主而行事可乎。難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禮廢者。君薨夫人喪在內。公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喪廢。鄭注謂夙與陳饌牲器時。則此云廢者。當亦指夙與時言。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為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譏世卿矣。世為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注不廢至臣也。○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已父未必令君臣。故不廢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諸侯世其父祖。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殊。曾子問文雖大同。義實有殊。或彼據今禮言之。春秋援古以正今也。白虎通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又諫諍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是也。○注孝經至敬同。○孝經士章文也。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為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也。舊疏云。何氏之義。以資為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按鄭稱說。與康成注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鄭稱當孔傳之誤。梁玉繩云。鄭稱為魏侍中。有答魏武帝金輅之問。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傅篤學大儒。為武德侯叡傅。叡即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稱。孫志祖云。徐彥疏云。與鄭稱同。與康成異。則傅與康成為二家明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

也。日者為卒日。〔疏〕

注賓尸至往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賓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

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兼上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賓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彼二語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賓尸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如菹醢四豆也。

五俎也。四敦也。兩錡也。四五豆也。酌奠之解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校勘記。僎。徐本作賓。禮經或作僎。或作賓。通用僎。正字也。此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僎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聞君之喪。尚遣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賓尸矣。或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君聞臣喪。廢一時之祭。故不忍次日再繹。宣八年之譏。猶繹是也。大夫既祭。即僎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賓尸之事。即禮尸於室中。爲加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實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可以從殺。或無獻賓。酢賓。酬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爲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

〔疏〕

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鼂錯蓋其後。鼂即朝云。春秋王子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子鼂。左傳衛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鼂。文選羽獵賦注。朝晁古字通。故鼂亦作晁。舊疏云。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罪同。○舊疏云。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疏本言歸當作書歸矣。名書歸。即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注故奪至專封。○正以蔡侯廬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爲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皆當誅。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

也。相起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據歷為月之三日。劉歆以為

三月臧氏壽恭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盡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凶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為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葬取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為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日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終於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疏〕

左氏穀梁作戎蠻。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

甘歆敗戎于邲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為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為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鄆子，則曼即鄆之省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鄆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為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後漢郭后紀作綿蠻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据誘蔡侯名〔疏〕

注据誘蔡侯名○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書名也。

夷狄相誘，君子

不疾也〔疏〕

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相誘也。

曷為不疾〔注〕据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

〔注〕以為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為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

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疏〕

注以為至責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

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

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焉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深也但薄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也○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舊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遣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世文致大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注不日至略也○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曼夷狄微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醕同諸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包氏順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

九月大雩

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雪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

君也君以感容不願親也殆其失國蓋劉歆語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蓋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雪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

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

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有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以弑死莫敢復責大夫六卿專晉君還事之日比再食事

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為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為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為純乾凶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蓋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盡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臧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月二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麻失閏故魯史以為六月也

秋。郟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賁渾戎左傳作陸渾戎。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為孛異。猶問錄之。〔疏〕

爾雅

釋天。彗星為機槍。郭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婦彗。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機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耀長七尺。○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

其言于大辰何。〔注〕据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

注据北至入于。○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

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為難。按此謂恆星中無大辰名也。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

心。〔疏〕

注大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為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

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晨字解云。辰時也。又晨字云。房心爲民田時。郭注爾雅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用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皆可以爲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傳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舉房。小正言廢。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溢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溢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爲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秦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且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大火爲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大火爲大辰。或於商丘。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章注同。食於心是。故心爲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遷闕伯。

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

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

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爲一候故也。按後漢書郎顛傳。伐作罰。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

斡人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

亦爲辰參互對。辰爲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爲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綢繆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皆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說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參。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爲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此達。厂聲也。又辰字下云。辰。時也。

北辰亦爲大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

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

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

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

而人竇是以三伐傳決疑焉。按此多誤字。大率亦以大辰爲恆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大陰。則無光。行大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極中也。故諸家並以北極爲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郝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旬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又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關者。樞機之地。總要之名也。卽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之異文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卽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卽此與。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

若論語所言北辰。卽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

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亾。〔疏〕

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繁露奉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

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并。吉凶不以其行。有星莠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府。曰天駟。索隱引春秋說題詞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詩汎麻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注。房旣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憲。憲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舊疏云。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棊。彗星。天棊。天文志。棊。檜。檜。彗雖異。其殃一也。天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名婦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古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彗星出。則國樞。樞。樞。猶蹶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注是後至以亾。○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旣卒。敬王卽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

平王居卒子量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慧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陳太昊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大昊虛。虛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顛頊虛。心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旣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家說。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賊起。光入大辰者。將有陰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卒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五堂。亂兵填門。三王事。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亾者。卽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

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

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据於越敗吳于醉李。〔疏〕

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

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据於至醉李。○見定十四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据為難。釋文作橋李。云本或作醉。

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

月者。略兩夷。〔疏〕

注俱無至戰也。○通義云。按左傳。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

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

公羊義疏六十四

昭十八年

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災誤

何以書。

〔疏〕通義云據衛陳鄭非二王後

記異也。何異爾。

〔疏〕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為以異營

異其同日而俱災

也。

〔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

〔疏〕與僖十四年齊沙鹿崩成五年齊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鳩鳴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為衆。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

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與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為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郟〔疏〕

杜云：郟，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郟，妘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郟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

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左傳：秦晉伐都，過析隈，即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

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即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弑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弑爾，非實弑也。

〔疏〕

注蔡世至弒也○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爲實弒此爲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弒父亦實弒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弒言書曰弒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弒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爾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午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

朝之應〔疏〕

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稍稍盛也往前豹羯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圍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皆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故也

不成于弑也〔疏〕

經傳釋詞云于猶為也詩鄘風定之方中

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作為楚宮作為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為也此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為弑也穀梁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繁露玉杯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實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為加弑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弑

曷為不成于弑〔注〕

据將而誅之

〔疏〕

注据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猶加誅此明書弑君為不成于弑故難之

止進藥而藥殺也〔注〕

時悼公病止進藥

悼公飲藥而死〔疏〕

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

弑焉爾〔注〕据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

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

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

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

注樂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天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

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疏〕

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觀其顏

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

然為疾除貌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書。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為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醒。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間。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節。樂

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

洪氏亮吉

左傳。詁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

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疏〕

注。聽治止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荀

子王霸篇。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廵。哭泣。飲飭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瘳。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踰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習穀梁故也。義之。即下嘗葬故也。通義云。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止意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

之。〔疏〕

注。原止至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

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疏〕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嘗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

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非實弑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弑而代者之般。買弑而代者之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云云。既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矣。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慎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肖。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尙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疑止實酖弑。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是其心必以加弑爲過。苟以加弑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以誤殺父爲無罪。即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固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蓋彼以甲子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譖傳。春秋之義。原心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文。此後不見卒葬。知繼立者斯也。穀梁作虺。新序作緯。虺緯古音在脂部。斯音古韻在之部。之脂音近。故多通也。經云許世子止。明斯非世子。斯立春秋不見立入之文。明無惡辭。正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宜立。而斯篡之。春秋應作篡文。如隱四年。衛桓見弑。嗣子宜立。而宣篡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爲奔晉。穀梁以爲自責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疏〕

穀梁鄭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春秋異文箋云鄭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鄆字玉篇始加邑作鄆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鄆皆後人增邑穀梁作

夢當是古文杜云鄭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鄆邑名在魯郡大事表云寔字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饗城曹之鄆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 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

異〔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据始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据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為自按紹熙本亦作自當据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

自者也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即言自者殊也

畔也〔注〕時會盜鄆以奔宋〔疏〕 注會盜至奔宋○蓋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莒庶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 畔則曷為不

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其〔疏〕 注言叛至庶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鄆此誤

按紹熙本作以鄆期作其當据正言若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鄆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以難 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左傳

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犛。从犬。示聲。讀又若銀。欸。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旂斯。旂皆斤聲。輝軍聲。

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鄭出奔者。故與

自南里同文。〔疏〕

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鄭以畔文。與華亥等異。為賢者諱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鄭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為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

乎公子喜時。〔注〕据喜時不書。〔疏〕

毛本子誤羊。○注据喜時不書。○舊疏云。正以曹羈。叔肝。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肝卒。是也。今

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故難之。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

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

注喜時曹伯廬弟。○舊疏云。賈服以為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

負芻為兄。子臧為弟。以左傳季札語推之。似喜時為負芻弟。

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

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庶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

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

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

注古者至不虞。○舊疏云。春秋說文。校勘記。闕。監毛本與作與。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與衆也。

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云。絮。緼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大子。從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于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公禰行主。此謂庶

子從行者。或時太子有故與。蓋亦其次宜為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禘從。注。親身棺曰禘。絮者。說文。絮。縑也。一曰。敝絮也。說文作絮。舊疏云。絮。謂新綿。即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為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為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弑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為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為宣公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歧焉。

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

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

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皆本左氏為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為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逡巡者。爾雅釋言。逡。退也。後漢書。隗囂傳。注。逡。巡。不進也。亦作逡遁。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賢

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注〕不

遷怒也。〔疏〕

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鹽鐵論周秦篇。問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善善及子孫。

〔疏〕

漢書丙吉傳。蓋聞衰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

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

賢者子孫。故君子

為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鄭為國如通濫者。

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

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即此為諱之屬。

也。○注君子至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為後患。春秋為賢者諱。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為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君興讓。則息兵。臣興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經稱讓國者五。叔術前矣。自夷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於患難。春秋沒其事。并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即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弑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按。褒其後。即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至濫爾。○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鄭出奔宋。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明王起。興滅國繼絕世。當還其國。不僅通鄭邑為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功。僅除其妻嫂之罪。故次於喜時。裁足通濫。以為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

釋文輒左氏作繫穀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繫左氏作繫又云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馬絆足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又出繫云馬或从系

執聲則輒當作馬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繫者馬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馬之同聲段借字也尚書大傳禹其跳湯其扁跳者踣也鄭注其發聲也踣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

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据立嫡以長〔疏〕

注据立嫡以長〇即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

貴不以長是也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

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

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今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

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疏〕

穀梁傳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繫楚謂之跣衛謂之輒彼釋文繫音

其劉兆云繫連併也跣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繫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跣當从宋刻注疏本作跣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跣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跣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耳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跣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為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傳衛侯元有兄繫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是也〇

注惡疾至屬也。○通義云。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所以起其間。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瘖者。說文疒部。瘖。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奄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謂不得言語也。晉語。醫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是也。亦作暗。墨子親士云。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是也。聾者。呂覽尊師云。其聞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爲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注。盲。無所見也。又盡數云。處目則爲瞶。爲盲。注。盲。無見。目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癘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癘。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癘。注。癘。疫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經風論云。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卽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癘也。注。癘者。邪亂之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姿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癘人。注。禿。無髮也。說文禾部。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又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鬣。注。禿者。無髮。問喪。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跛。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讀若彼。禮記王制云。瘖聾跛躄。疏。跛。蹇。謂足不能行。問喪云。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僂者。廣雅釋言云。僂。僂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僂伸而好升高也。注。僂。僂也。又釋詁云。僂。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僂。僂。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僂。注。僂。謂僂。僂。身躡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禿僂。注。僂。僂。俯者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僂。與僂人。注。僂。脊疾。

也。荀子王制云：是區巫跛擊之事也。注：區巫跛，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區巫跛。說文人部：區，僂也；僂，屈也。周公輔僂，或言背僂。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僂。注：僂，曲背也。因謂恭敬為區僂，謂其俯身鞠躬，有似曲脊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區，再命而婁。史記注引服虔云：區僂，俯皆恭敬之貌也。是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目衛侯，衛侯累也。注：凱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亦本何氏為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字，兄賢，況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方在逐民之科，無為嫌也。輒本有為君之道，徒以廢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之以張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

〔疏〕

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解之，奔例時者，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汭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為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

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疆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

左氏穀梁畔作叛。叛畔同音。叛正字。畔段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

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

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

注因諸至喻也。校勘記出齊故刑

人之地。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放。舊疏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為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囚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為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轡。委服告病。乃為卻四十里。而舍于廬門之闕。則廬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陸牢。自同出繫。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即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為比。按周禮司寇。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圜土中不必皆死囚。故司圜職。掌收教罷民。有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宋南里。蓋即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教之。

者亂民爲逆多劫獄囚華向等入南里事亦類此拘繫刑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据之以畔豈肯伏處陞牢自同出繫所見未免拘矣若僅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鄭有東里故有南里不必國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徒流之比故不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徒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出謂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曰因諸無宋曰南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即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入于南里以畔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疏〕

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明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臧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座與今本殊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痤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

突定本或培或墮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按輒从聑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為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為正。○注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

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疏〕

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即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為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即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慎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為劫獄散囚。以抗君。

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為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

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間姦音同。大蒐，作大瘦，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

注謂王猛之事。○即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

注 據

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據以難。

言

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

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

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

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山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

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據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凌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卽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爲邪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爲諱者。爲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頽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葍。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

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營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昭

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据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

注据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据以難

當國也

〔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為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

為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疏〕

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

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為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為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于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為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為風矣按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成為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

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為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為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權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

杜云：王城，郊鄆，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

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鄆鄆為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据此以王城為東周，不以成周為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為西周主，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謐據本初而言。

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為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為西也。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為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邾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為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為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云。公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

篡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疏〕注

故

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為篡辭。此書入。知篡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為篡。此知為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矣。本句當立。故猛為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為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禍

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据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

注据子卒不言名。○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据天王崩不名。即此為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

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

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

從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

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止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据

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君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為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為篡故也。通義云。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月者。至君例。○舊疏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據歷為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

二月朔即為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癸酉為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歷以為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為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為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蓋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公羊義疏六十五

昭二十三年

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

左氏穀
梁作媯。

癸丑。叔鞅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有
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注〕與侵柳同義。〔疏〕

注與侵柳同義。○即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者

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為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柄鑿也。

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胙附父仇責之淺

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

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胙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為楚所殺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衆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為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無立入之文朱無文既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恠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

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爲重鎮。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甯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滄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零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按冀州字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

梁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假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徵。舒曾孫。

胡子髡、沈子楹滅〔疏〕

釋文。楹。左氏作逞。穀

獲陳夏齧〔疏〕

說文頁部。頰。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陳夏齧之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

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

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卽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

辭也〔疏〕

注序上至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戰序上言及者為主。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

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為主言及也。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傳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為主言及。是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為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為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為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又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

〔注〕据齊國書主吳。〔疏〕

注据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齊國書及吳故也。通義云。据鹹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為主。按難義在不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

難。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

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

國之嫌。〔疏〕

注王室至主之。○上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為夷楚役。亦不可

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

言滅獲何。〔注〕 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

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 注據蔡至言殺。○即定十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又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齧臣。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

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別君臣也。〔疏〕 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君死于位曰滅。〔疏〕 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

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

生得曰獲。〔疏〕 即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獲。爲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囚俘皆是也。僖十五年。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大夫生

公羊義疏 六十五

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

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僖

元年左傳獲莒擊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衆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注〕据荆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

注据荆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

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

故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疏〕

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注云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

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荆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齧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次于獲君皆正不得也○注髡楹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鄆子之徒皆獲戕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為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楹書滅者君死於位為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爾○校勘記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

道寡君某甲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髮楹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褒貶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

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遠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甚

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卽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

注据毛至天王○卽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

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

著有

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

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櫛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即位禮。故即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 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

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與。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貴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敎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

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貪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

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為再動〔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

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即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即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為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

注据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

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疏〕

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蓋公因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晉託疾而復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凌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魯得其威以滅鄭先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即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為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猶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決前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闕監毛本齋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疏〕

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

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媯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

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媾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媾至自晉，尊晉也。杜注：貶媾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為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為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為，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臆為之說，為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

乙未朔。据麻爲二日。先藉後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爲乙未。劉孝孫甲子元麻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晦與二日。縱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吳滅巢。見下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開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宮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尤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纘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

注先

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纘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卽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婞。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

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釐。云本又作釐。

冬吳滅巢〔疏〕

大事表云巢為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

置大江於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為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公羊義疏六十六

昭二十五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

人于黃父。〔疏〕

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鸛鵒來巢。〔疏〕

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鸛，音劬。按穀梁亦作鸛。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鸛鵒不踰濟。釋文本作鸛鵒。此疏亦引冬官鸛鵒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鸛鵒。公羊傳作鸛鵒。

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鵒。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鵒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鸛，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鵒。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鸛，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周禮音義作鸛。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鵒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

氏有作鶴之本。疏矣。按作鶴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鵠。鵠。鵠也。从鳥。句聲。又鵠。鵠也。从鳥。谷聲。古者鵠。鵠不踰涉。玉篇。鵠。其愚切。鵠。鵠也。鵠。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鵠。鵠又作鵠。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鵠。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鵠。鵠。注。鵠。鵠也。傳曰。鵠。鵠來巢。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鵠。穀梁當以一本作鵠。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鵠。音權。不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鵠。鵠來巢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巢。即為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鵠。鵠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

新序十一云。鵠。鵠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非中國之禽。

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鵠。鵠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

氏所逐〔疏〕

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為鵠。鵠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為鵠。鵠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

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鵠。鵠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鵠。鵠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鵠。鵠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鵠。鵠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鵠。鵠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為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鵠。鵠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鵠。鵠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為公羊穀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蕓。同。又王風兔置。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為阿中。中陵為陵中。中原為原中。皆是。則三

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鸛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鵒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鵒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鸛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鸛鵒，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鸛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扈。左傳載師已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鸛之鵒之，公出尋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跕跕，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尋韻鸛鵒，因以出尋解鸛鵒也。惟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

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

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

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

氏而曰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据正。舊疏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雩矣。既無一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卽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校勘記出：去臣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据正。釋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摯簋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辰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諷日不諷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巳，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蓋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

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

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揚州。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為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為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

云。弔生曰唁。是也。杜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疏〕

注。傳言至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

言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弑。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

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稱公室〔疏〕

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即左傳之子家駒上五年左傳有子家駒公孫歸父之孫即

子家懿伯子杜云子家羈莊公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為無道者謂無日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為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即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於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也

吾欲弑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

言弑〔疏〕

注昭公至言弑○隱四年傳與弑公也注弑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

夫僭於諸侯久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績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為衍文考工

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賈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周禮考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賈禹傳天子過天道然未知過天道為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為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盡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也惠氏棟駁之曰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盡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嚴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貢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增日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性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注言僭所由。蓋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

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

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久矣。

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

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

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闔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性。經之于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客數。而不及庫雉。

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懸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曰：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章不可亡。去祖廟尙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舊章懸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

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册府元龜言闕。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號烏頭梁。即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

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

注禮天至飾車。○北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

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尙質。周祀天以玉路。尙文。魯郊不敢純與玉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韠旒

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的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性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即本魯言之。故

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芣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鞅。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

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舊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

常亦然也。士飾車者。舊疏引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爲飾

耳。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

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注。朱干。赤大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馘。小爾雅。廣器。干。馘。盾也。說文。戈部。馘。盾也。又云。馘

盾也。則干者馘之假借。周書王會篇。蛟馘利劍爲獻。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馘。是也。又作撥。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撥。謂大盾。又作跋。蘇秦列傳。革映跋。茵。索隱。跋與馘同。皆干別名也。郊特性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玉

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

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篇。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

斧也。說文。戊部。戚。戊也。釋名。釋兵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小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即戊字。故說文又云。戊。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戊。周左杖黃戊。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戚者。蓋以玉飾柄與。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

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

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

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

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

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襄大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則先代之禮樂。天下大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大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

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生開爲夏歌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爲民。卽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一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爲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也。惟周禮分別以祭以享以祀，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樂，未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法，複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自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興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

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曰昧。○舊疏以為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陽消盡。蔽其光景。味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傑侏離合。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周禮鞮鞮氏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東韎西離。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為鈎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為言昧也。味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氏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侏通。與朝為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邾。誤。南夷樂曰任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昧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諸書或作韎。或作侏。皆通。

八佾以舞大武。〔疏〕

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城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此皆天子之禮也。〔疏〕

郊特性連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為諸侯僭禮。注云。言

六成復綴以崇。蓋即八佾行綴與。

皆天子之禮也。宮懸。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夏之徒。謂之為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駢。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

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

〔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

〔疏〕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維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驕箋婁斂也斂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

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廢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廢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已者也〔注〕委食已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已音紀閩監毛本已誤已按注委食已者當作已○注委食已者○廣雅釋詁餽食也漢書陳餘傳如以肉餽虎注餽餽也委蓋餽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則委之以葦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餽字食部餽糧也从人食素問至真要大論以甘緩之注餽已曰食他曰餽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餽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餽又引聲類云餽哺也方言十二牧餽也注牧餽謂放餽牛馬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餽牛釋文引字林餽糧也又作飼是飼人飼畜皆可云餽也

而柔焉〔注〕柔順

〔疏〕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入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餽已者不待維繫

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為贅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為句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為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敷也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也云屢餽已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餽已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已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為之用君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

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

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驪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衆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

君命。固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

氏。〔疏〕

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為祇。祇。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焉。正義祇作多。服虔本作祇。解

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祇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祇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祇足傷魯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祇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固為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為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固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即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反為季氏所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弑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

弑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弑之者。謂陳兵欲往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羈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

傷。弔所執紼曰纒。〔疏〕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

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卽失國也。國策秦果亡趙自危。高注亡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邱季微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亡。呂覽審己云。齊湣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命毆禽。引伸之。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爲弔死。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纒。○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挽。引柩也。廣雅廣詁。挽。引也。說

文車部。輓引之也。繞與挽輓通。為其用手。故作挽。為其引車。故作輓。為其執紼。則作繞。用所執紼。謂執紼而用。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

曰柰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

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予。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為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劇噴失大子位也。

不佞。〔注〕不善。〔疏〕

注不善。○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

失

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

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謙。云音謙。本又作謙。

按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謙嗛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為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言。

再拜。〔注〕

穎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

注穎者至頭矣。○釋文見而稽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感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穎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無容。皆與

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穎叩謁。故謂之稽顙。或謂之穎。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穎于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按

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為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此云再拜顙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顙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即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蓋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檀弓之稽顙與

慶子家駒〔注〕慶賀〔疏〕

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曰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

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即所錫之以死〔疏〕

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即所錫之以死云

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鈇鑕為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楛也郭注三蒼云質莖楛也又范睢傳匈當橫質要傅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劍之鋸以斧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為要斬殺為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玉麈齋遺稿云爾雅楛謂之楛按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楛以為射正此射正之楛也國人云射則充楛質賈疏國人所習者莖取楛斬莖漢明掌畜官職斬莖是已史記范睢傳注楛莖質此資斬莖之楛也昭八年

穀梁傳以葛覆質以為藥。毛傳裘纒質以為藥。范注質。榘也。藥門中藥。釋文藥門榘也。此充門榘之榘也。公羊傳執鐵鑽。秦策范。雖曰臣之胸不足當榘鑽。鮑注鑽。鉄鑽。玉篇鑽。鐵鑽。砧與榘同。此榘以鐵為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此榘以石為之者也。爾雅釋文榘本或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欄高砧響發。擣衣砧也。古詩。藁砧今何在。擣草砧也。砧又作榘。集韻擣。繪石榘。又為檣。檣或作礪。說文柱下石。此榘以石為之。而各異其用者也。榘之質。或為石。或為金。或為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統名曰榘而已。惟爾雅孫炎注榘。斲材質。郭注斲木質。義並本。詩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榘謂之虔。又云。正斲于虔上。是以榘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斲榘。不宜言敬。故易傳。然亦未嘗申言名虔之義。按書。斲。穢。矯。虔。疏引釋詁。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註訓固。亦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榘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注質。謂鉞也。集韻。榘。或作鉞。是鉞即榘也。夫斲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榘。木跌也。跌為下基。必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榘質也。如榘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得為固為殺。而名曰虔。又釋文。榘。張林反。音讀如砧。詩疏。質。榘也。先儒以質訓榘者。質。榘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榘質多連。又周禮榘質。杜子春讀榘為齊人鉄榘之榘。鉄。猶鉄鑽。又即斧質是。榘有質音矣。蓋鉄所以斬鑽。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頽〔注〕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圓曰

簞。方曰筥。食。即下所致糗也。〔疏〕

注。簞。葦至曰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注。簞。筥。盛飯食者。圓曰筥。方曰筥。正義。簞。筥。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簞食。注。簞。筥。也。禮士冠禮。櫛

實于簞。注。簞。筥。也。蓋對文異。散則通。說文竹部。簞。筥。也。漢律會。簞。小筐也。傳曰。簞。食。壺漿。多以竹為之。或亦有編葦為之者。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論語雍也。一簞食。皇疏。簞。如箱筐之屬。竹筥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喪禮。櫛于簞。注。簞。葦筥。則以葦者也。文選思元賦。寶蕭艾於重筥兮。注。簞。筥。並盛食器者。員曰。簞。方曰筥。方言四。籩。陳。楚。宋。魏之間。或曰。簞。或謂之櫛。或謂之瓢。義微殊。葦者。詩幽風七月云。八月萑葦。傳。萑。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按月令說蠶事云。具曲植筥。篋。

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

與四脰脯〔注〕屈曰胸。申曰脰。〔疏〕

注屈曰胸申曰脰。○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閩監毛本改伸。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胸脯。脰

也。段氏注。許書無脰字。脰即脰也。何注公羊曰。屈曰胸。申曰脰。胸脰就一脰。析言之。非謂脰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胸右末。鄭云。屈申曰胸。屈申猶言屈處。末即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于薦東。胸在南。鄭云。胸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胸。曰胸在南。則胸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楸。楸長尺二寸。注。楸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為一楸。謂之一挺。每楸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脰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楸。聘記曰。薦脯五楸。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脰。按曲禮疏。胸謂中屈也。屈脯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脰。祭注。脰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楸。故注云。挺猶楸也。鄉射記注。古文楸為臧。今文或作植。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楸當為楸。脰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楸本亦作楸。可見注文原作楸字。鄉飲。鄉射記注。挺楸互訓。說文。挺。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楸如板然者。或謂之脰。皆取直貌焉。蓋楸脰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楸。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為脯脰。改木从肉耳。蓋楸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胸脰之別。鄉飲篇。脯五挺。橫祭于其上者。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為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籩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胸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脯乾則直。雖有屈處。其質則直。故曰脰也。士虞用四脰。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為大夫士之異。敖氏以為變於吉。似敖說是也。按此亦用四挺。知敖說是也。

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疏〕

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壺改壺。非。○

注壺禮至爵飾。○說文。壺。昆吾鬯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本圓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席。注。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戴記。投壺篇。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鬯五

升。壺腹脩五寸。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卽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爵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盞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圓壺。彼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罍。用裕若錫。圓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圓壺無。皆瓦爲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曰。吾寡君聞

君在外。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疏〕

注餽熟至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

同。加四點者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是殮爲熟食也。又云。致饗餼五牢。飪一牢。云云。上文對餼。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熟食謂之餽。饗。餽讀若殮。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曰。熟食曰饗。大東篇。有饗。蓋殮。傳曰。殮。熟食也。合言之。則曰殮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餽。饗。卽殮饗。淮南子道應訓。釐負羈遺之壺。餽。而加璧焉。壺。餽。卽壺殮。是殮餽古字通。倒言之。則曰饗殮。孟子滕文公。饗殮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饗。熟食也。殮。脯也。从夕食。脯。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熟食曰饗。魏風傳云。熟食曰殮。然則饗殮皆謂熟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殮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曰饗。夕曰殮。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殮。左傳。僖負羈饋盤殮。趙衰以壺殮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餼。掌客。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此饗殮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餽爲殮。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餽爲熟食。饗爲熟肉。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饗。夕食曰殮。亦對舉詞。實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饗。夕食曰餽。是亦讀餽爲殮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篇。以就有道。注。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爲未成。

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糒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疏〕

注糗糒也。○舊疏云。若今之糒米矣。孟子盡心章。舜

之飯糗。趙注。糗。乾糲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熬米麥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羞。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
 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養之黏著以坩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搗熬穀。不同者。黍梁菽麥皆
 可為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嚮米豆舂為粉。以坩餌
 養之上。故曰糗餌粉羞。鄭注搗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搗粉者。因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為熬米麥。必待臬之而後
 成粉也。柴誓云。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糲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糲也。左傳。為稻醴梁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為熬穀米粉者也。
 糲。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為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
 云。說文鬲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鬻。熬。四形。崔實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即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
 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為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
 糲也。糲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為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為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糲。
 糲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糲。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羹藜啜糲者。注引服虔云。糲。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糲。乾飯也。後漢張
 禹傳注。糲。糲也。是糲糲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糲為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糲給
 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杆水脯糲。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糲。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為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糲。餌者
 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糲亦謂之餼。書費誓。峙乃糲糧。說文引作餼糧。說文云。餼。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
 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糲。糲也。釋名。釋飲食。餼。餼也。餼。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餼以愆。蓋皆糲糲之屬。○注。謙不至
 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

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

變於前之

再拜類。蓋初見急遽。故再拜類。此漸舒。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

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索。〔疏〕

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轉人

云衣衽不敞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聞喪扱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衽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

○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

皆有夫不善〔疏〕

注猶曰至不善○通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為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弔也書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

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

辱大禮〔疏〕

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媵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

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饗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餼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尚不爲過自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詞足觀也

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

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

注食必至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

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徧祭謂馘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許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殮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俟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待禮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

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

祖禴。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禴。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禴。〔疏〕注

厚也。

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腆。厚也。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僖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彼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朔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奥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觀禮云。天子衮冕負黼屨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衮冕。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也。或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衮冕也。鄭氏以皮弁之衣用布。敖繼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

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左傳解誼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鞞，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鞞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鞞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蓋元冠、元端、元黃雜三等裳、緇帶、爵鞞、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素鞞、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袷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酌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卽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絕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

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鞞。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絲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衆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簡。聽朝事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可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緇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續漢輿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卽以武弁代皮弁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故皮弁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說。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又二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

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甸。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跗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聘禮。鄉韋皮歸饗餼。又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尙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卽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旣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敖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實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速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明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用皮弁。漢去周末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諸侯朝

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爾。詩曹風蟋蟀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本玉藻爲說。玉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傳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委卽委貌。端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蟋蟀箋。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同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述諸侯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緇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性云。緇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緣。練則用纁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

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鞢。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特性記朝服。元冠緇帶。緇鞢。可見朝服鞞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元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鞞屨同色。經例率同。皮弁服用鞞。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鞞。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鞞。爾其特性之用緇鞞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卽殷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逍遙。逍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皮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裨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緇。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曾子問曰。諸侯裨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魯公別牲。或

魯公廟用鷩冕與。按覲禮注又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袞鷩毳服不同。而統名爲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爲裨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裨。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裨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直謂之元冕。其纁纁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袞鷩毳絺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纁九就。璿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裨冕摺笏。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衣。袞之屬也。與覲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袞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鄭解裨冕。皆以自袞以下。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玉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袞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鄂本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袞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袞鷩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裨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裨。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袞衣者。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有五。袞冕爲上。猶之袞冕爲首云爾。非以袞與裨較。謂袞冕在裨冕之上也。敖氏直以裨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裨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注訓爲裨。

不當如楊倞訓爲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見。○注天子至祖禰。○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是天子以諸侯之裨冕祭其祖禰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周公廟。則袞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牲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袞冕。亦當與祭羣公。概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禮論。大夫裨冕。士韋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裨冕之一也。○注卿大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典命疏。少牢是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則諸侯之卿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卽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常用皮弁。與郊特性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證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旣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己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緇布衣。索裳。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筮日。請期。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

頌絲衣云。載弁俵俵。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是士助祭則爵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注。此與君祭之服。爵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用絲耳。按雜記注。弁。爵弁也。是爵弁爲助祭之服。其尊卑次于冕。賈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上元下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也。其說本之漢禮器制度。又按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士之爵弁。爲士上服。猶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纁麻三十升布。其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覓。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黻衣裳者。黻當作鞅。冕服謂之鞅。其他服謂之鞅。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鞅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鞅亦作芾。詩采芾。赤芾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鞅。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鞅。鞅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以鞅鞅配祭服。故他服統謂之鞅。士無冕。不得有鞅名。此直以鞅言鞅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鞅鞅配爵弁。素鞅。鞅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鞅鞅。鞅鞅也。士纁鞅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鞅。鞅。鞅之制似鞅。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鞅卽鞅也。而名鞅鞅者。鞅言其色。鞅言其質。玉藻注云。纁。赤黃之間色。卽冠禮之鞅也。說文。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鞅。卽爾雅釋器之一染。謂之纁。染于韋。則曰鞅。染之帛。則曰纁。說文。纁。帛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纁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鞅。制如楛。缺四角。玉藻云。鞅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華帶博二寸。此鞅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鞅。賤不得與裳同。以爵弁服纁裳。纁爲三染。鞅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之市卽鞅字。鞅卽鞅字。知鞅爲鞅類也。冠禮注。合韋爲之。解鞅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爲之。而不名鞅。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鞅。士無飾。但名爲鞅。本其實而言之也。鞅鞅可名纁鞅。而不得單名鞅。可以單名鞅。士喪禮。設鞅帶。注。鞅帶者。鞅鞅纁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鞅鞅有

爽謂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今本章誤草。一下脫入字矣。衣裳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紕衣纁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紕。載弁俅俅。弁爵弁也。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緇。又云。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紕。與詩箋合。蓋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常讀黓。廣雅黓黑也。黓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頰。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沈氏形儀禮小疏。纁淺頰。頰淺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纁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端者。士冠禮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韠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性。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聶氏禮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性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特性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鞶。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性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筮日。筮尸。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纁。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

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漿。是也。

未之敢用。

敢以請〔注〕請行禮〔疏〕

注請行禮○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為請行禮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

校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

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

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

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

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已無有○舊疏云今已無有者謂己身之已或解己為已然之

已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向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注〕欲令受之故

益謙言從者〔疏〕

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為數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喪

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

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

禮記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

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

景公曰

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為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

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

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孰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為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章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昭公於是

噉然而哭〔注〕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𠵽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品耳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

哭噉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為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噉然哭聲貌義益切也○注噉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噉吼也一曰噉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噉噉號也曲禮毋噉應鄭曰噉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噉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注哭聲兒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噉噉楚謂之噉噉廣雅釋言噉噉也太元竈雖毀不噉注噉不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噉噉楚歌注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叫是噉叫通噉為噉號故何以為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為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

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

唐石經諸本同。○注菑周至威儀。○舊疏云。猶言周匝為埽牆。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而也。小爾雅廣言周。而也。說文土部。埽。庫垣也。爾雅釋丘。水

潦所還埽邱。郭注。謂丘邊有界埽。水環繞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垣牆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菑。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隤林竹兮隤石菑。注。石菑。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菑。立人以當埽垣。故亦謂之菑。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菑。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菑。如考工記輪人。菑。訓建輻。弓人。菑。訓以鋸副析。公羊傳。以人為菑。漢書。隤石菑。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哉。博立。梟。菑。六為菑。其他若毛傳。木立死曰菑。漢書。傳。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廁。漢大學石經。以人為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菑當作菑。紹熙本作菑。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章昭云。木立死曰菑。考工記輪人注。菑。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溝洫志注。菑亦。耳。義與傳同。皆樹立為義。○注。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即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漢書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側即廁字。廁側皆則聲。與菑古音皆在之部。故通。

以幣為席〔注〕幣車覆笭〔疏〕

注幣車覆笭。○舊疏云。笭即式也。但車式以笭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轡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幣。虎植。大夫士鹿幣。豹植。是也。孔氏音義云。

幣與詩淺幘。禮然。猋。猋。字聲訓並同。說文巾部。幣。鬃布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何注。皆曰。幣。覆笭也。按。車覆笭。與車笭。是兩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弗。說文之篋。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幣。大雅。曲禮之幘。今周禮之幘。蓋於軾上者也。車笭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喪車。犬。猋。鹿。淺。猋。然。猋。猋。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幘。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幣。鹿幣。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以素幘。即士喪禮之白狗幣。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

覆筭古無用鬃布者。許以鬃布釋臂。臂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筭之字也。按此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

以鞶爲几〔疏〕

說文革部。鞶。馬鞍具也。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鞶。閩監。毛本作鞍。非。

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出

相遇之禮相見〔疏〕

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泄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苗。以臂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苗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

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卽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臂者。車覆筭。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臂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

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

通義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

有此辱也。按此本左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為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為美。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主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與此異。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為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氏。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為戊戌。十一月皆不誤。

一月己亥。當為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

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

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

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邾公也。注。邾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

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

此以諸侯能為王者憂勤
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一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

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疏〕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

也○注為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為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

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為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

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讎及偃外

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運以

其取不為己

得特書其爵

公羊義疏六十七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

復月者始錄可知〔疏〕

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為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

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為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為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

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為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為譏者。昭無臣子。又即如定公。當致也。

〔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郟。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為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

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為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即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為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

為大信辭。〔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剡作鄆。釋文。鄆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鄆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剡陵。疑此經亦應作鄆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鄆。○注不月。

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剡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為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

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為諸侯所謀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為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疏〕

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為西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也其言入何〔注〕据入者篡辭〔疏〕

注据入者篡辭○即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

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為篡

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

言至為篡○校勘記云鄂本者作著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著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為說故云不嫌為篡○注主言至難也○隱八年我入邴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為王居閩監毛本亦誤為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

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為天王所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孽。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即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之維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責敬王雖子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

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疏〕

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奔非一人。故言氏。彼

蓋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伊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暈。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即上

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氏慎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

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弑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疏〕

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

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鱗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宮王。鱗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胷。遂弑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弑

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弑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令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爲大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專諸賤，若舉專諸弑，只合稱人，不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弑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又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衆。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弑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

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

我同義。〔疏〕

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

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為下出也。〔疏〕

注月者為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為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次于乾侯。不諱

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

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闕駟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

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邱縣西縣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荅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

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注不致至

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答，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

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為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為大國所唁，此與彼

同義。○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為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

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

〔疏〕 注據國至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彌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是邑曰叛也。

郭之也。〔注〕

〔疏〕 注郭郭。○舊疏云郭之猶云國之。古今異語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郭不

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郭為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為大。故郭亦為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郭亦謂之郭。郭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郭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郭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埒大之殷也。埒即郭之異文也。

曷為郭之。〔注〕

〔疏〕 據成

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

注據成至潰也。○即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

君存焉爾。〔注〕

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

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

能節用。〔疏〕

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為加蔡舉。潰為惡蔡錄。義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

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邾之者。正以昭公居國。裁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公之有。故傳言邾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邾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邾之。按何意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邾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脩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汭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

子當憂納之。〔疏〕

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

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

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岳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

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固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固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為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為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欒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欒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

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

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欒作荀躒昭五年左傳輔躒釋文作輔欒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躒本又作欒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欒云本

或作躒是樂躒同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章注知宣子晉卿荀欒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欒本又作躒又作躒○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捶作捶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箠又釋文校勘記云盧本捶改捶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注作捶所載釋文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从手可證公羊問荅云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捶聽刑之禮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莊子正論捶笞贖腳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鍛銀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檄以馬捶文選注引李覬音義捶排口鉄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因通謂之箠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又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是也華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箠也漢書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並收捶爲以杖擊箠馬旣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熨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為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即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為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為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為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

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即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為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即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即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即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月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

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魯葬薛伯卒不為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是彼魯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疏〕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

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為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繩臂叶見於小戎采綠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段也此黑弓

蓋與周公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段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歟馬氏宗樾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据讀言邾婁〔疏〕

注据讀言邾婁○舊疏云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

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為斷闕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

通濫也〔注〕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疏〕

通義云通濫義如周

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

曷為通濫〔注〕据庶其不通也〔疏〕

注据庶其不通也○即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闕丘來奔是也

賢者子

孫宜有地也。〔疏〕

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

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明春秋通濫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也。世者。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叔術至公子。○舊疏云。

謂母弟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

何賢乎叔術。〔注〕据叔術不書。讓國也。〔疏〕

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

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為

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

魯世家。真公卒。子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

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謂不知為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也。

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

子邪。〔疏〕

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列女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

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懿弟○注不知至子邪○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孝公為顏外孫則嫡出也按列女傳有稱舅之文或妾子與

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人〔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字通義云顏於魯為妻父因得入

宮淫女公子莊元年傳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術凡國存君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

因以

納賊〔疏〕

通義云弑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

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

公子與〔疏〕

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為內通於魯公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於邾婁相通為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臧氏之母養公者

也〔疏〕

通義云孝公時尙未立懿弑則孝當為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

妻〔注〕

禮也〔疏〕

注禮也○舊疏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之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

有子疏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即此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為之服諸侯之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即此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疏〕

舊疏云內

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故曰曷為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為公子疆後隱公稱疆為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氏自別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

也〔疏〕列女傳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注〕以身死公

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為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

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注〕弑臧氏子也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

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弑懿公將並除孝公也小爾雅廣詁云奏進也湊即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弑之也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趨趣同

義○注弑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稱弑者推伯御意為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上傳云未知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也臣有鮑

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

易公矣〔疏〕列女傳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本改懇按釋文作周懇云本亦作訴蓋據此所改列女傳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訴周天子

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于魯〔疏〕

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賊主名意以賊爲顏所納故誅顏爲重其不言誅賊以此傳主書邾婁事故於魯賊從略也

顏夫

人者嫗盈女也〔疏〕

舊疏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謂之妻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不同義蓋因下文數妻字而誤妻當爲媼說文媼嫗也方言十三媼色也注媼煦好色貌俞

氏樾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嫗無子其姪鬻聲嫗生光杜注曰顏鬻皆二嫗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按俞說是說文女部嫗母也是也通義云自是以下并傳所不信聊廣異聞言之

國色也〔疏〕

傳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

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

者吾爲其妻〔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疏〕

校勘記出非德也云

閩監毛本無德此誤蜀大字本脫也字按紹熙本亦無德字

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注〕利其色也有子焉謂

之盱〔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盱一音夸說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虍有餘虍盱音義通方言盱揚雙也黠瞳子燕代朝鮮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羞與黑肱黑臀之屬同取身體爲名也通義云

嫁叔術所生

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注〕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疏〕

注爲顏至生也○校

勘記。按下為顏公三字誤術。複上當刪正。釋文。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盱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姬盈

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

釋文而食音嗣

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

也。〔疏〕

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

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

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

〔注〕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小爭食

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疏〕

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

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害也。說文見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

刻吉誤為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

曰。嘻。此誠爾國也夫。〔疏〕

唐石經原刻無此字

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二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

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

通義云所受即濫是也服氏虔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為六里國也廣森

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虔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奪公羊以為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爾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為父兄之行公

扈者氏也〔疏〕

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荅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

其證習乎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

注故事至言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巫之八故注八故謂

八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言也謂道下傳所言矣

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

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疏〕

注惡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

故惡有即何有○注言賢至行乎○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

誅顏之時天子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

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通義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

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

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爭食之事〔疏〕

注無妻至之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惑作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感

當此之時邾婁

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

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宋繆公以反國

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

而功有餘故得為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是言〔疏〕

注猶曰至

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按誅君之子不立顏為天子所誅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為天子死則讓之驗也○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以

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免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見莊十年彼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

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熙本知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為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謂姊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姊妹故也當以殺殺顏者為重者謂犯王

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餘馮弒君之罪者。卽桓三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弒君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馮弒君相繫。然究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未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救末世乎。讓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郟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赤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卽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徙郟。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郟。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逃。賊湊而弒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据史記魯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尙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爲懿公。懿公板弒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天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魯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關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媼。盈女也。謂之媼。盈女。著其賤也。則叔術之妻媼。非媼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末述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常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媼之事。言者之妄也。据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

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為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鄆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為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云，鮑廣父、梁買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即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為墟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惑也。扈為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氏所駁，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口繫

于人。〔疏〕

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

天下

未有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疏〕

注欲見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

國，通濫為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

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

〔疏〕

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闔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為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

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

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

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疏〕

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與竊邑同之意。此答爲不言濫黑弓來奔。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

義著矣。○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口繫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與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醮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寶。○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邾婁大夫。口繫于邾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口繫于邾婁。但可通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邾婁。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邑叛臣。設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

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

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繼絕

世。〔疏〕

注推猶因也。○禮記儒行。下弗推。注推猶追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已奔文。見通濫爲國。是大夫不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

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為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為竊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生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繼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濫本非國無為與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一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

慎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麻為一日大月則十二月朔亦為辛亥然少餘不得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為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朔二日辛亥也。○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外即下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即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即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直言圍

蔡是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闕城。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

取濫爲亟。〔疏〕

注與取濫爲亟。○卽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

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爾。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闕與公在乾侯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

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

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

注書者至意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

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今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厯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與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猥苦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天子按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一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公羊義疏六十八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疏〕

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

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据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

通義以下三月屬春王絕讀云据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為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慙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乎○注据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据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

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為臣所逐。

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即本此傳為義。

正月者。正即位也。〔注〕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

注本有至即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不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為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兼

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

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

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

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正月以存君。昭公歿。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為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為

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為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

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

錄不以失衆錄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衆。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奚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時。雉還環入宋。注。雉之爲言弟也。喻昭公弟爲季氏入之爲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

即位何以後。

〔注〕据正月正即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

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疏〕

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据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隕。公子

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不得行即位禮也。

曷爲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

〔疏〕

注據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

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

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

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

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

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

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摠言多〔疏〕

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

歿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褒貶沮勸漢書藝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寧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時之文而罔衰忌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統不但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為微辭沒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譏定公不罪季氏務

彊公室。乃脩大門觀。僭越王制。不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爲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爾。亦得爲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卽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爲大國。尙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尙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爲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亦得謂爲微辭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

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

舊疏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

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

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

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

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舊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卽卽位也。定無正月

者。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詰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為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往此孔至至也。○舊疏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歿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為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為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年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

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

舊疏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據言至有罪。○成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是言于京師爲執有罪故成伯討也

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

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蓑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蓑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

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衰而音同蓑其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爲蓑蓑城謂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蓑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蓑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蓑字者誤也定從開成石經作衰○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馥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蓑蓑城謂以草覆城蓑音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部蓑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蓑何笠傳蓑所以備雨齊語注襪襪蓑襪衣也六韜蓑蓑笠蓑俗從艸作蓑而衰遂爲等衰衰經字以草爲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伸爲等差也郭璞注山海經蓑辟雨之衣也音摧衰以辟雨因卽用以衣城卽謂衰城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隄防可衣者衣之卽蓑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鄭意植卽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卽聚會之要者簿書左傳諸侯城成周屬役賦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栽注栽卽植也謂植幹書者要也謂役要卽何氏所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經義雜記又云衰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章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土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葺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即衰次之義。公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葺城也。詩傳。葺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以草衣城。劉瓛傳。天雨。城欲崩。以苦葺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何氏蓋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母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草衣城為正解。即此所云分丈尺。亦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卿吾役也。云云。是其事也。其言于

京師何。〔注〕据城言成周。執不地。〔疏〕

注据城言成周。○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

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備矣。注。備。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閱錄之辭。執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

得伯討之義。〔疏〕

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

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為得伯討義也。

伯討則其

稱人何。〔注〕据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

侯同例〔疏〕

注据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至人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

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

貶〔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

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義具下傳所

謂文不與者是也

曷為貶〔注〕据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

注据晉至罪舉○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

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所謂以他罪舉也文公執衛侯得伯討之義宜稱侯但以致衛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

不與大夫專

執也〔疏〕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曷為不與〔注〕据伯討實與〔注〕言

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

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

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為天子執之〔疏〕

舊疏云据實與但何氏省

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為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舉，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執之，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按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濇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卽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卽盟祝柯時執之，或卽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按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卽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無例，不得援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

于乾侯。〔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諡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非隱也。注非責也。淮南汜論訓。而墨子非

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又齊侯唁公于野井。又齊侯取運。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是皆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

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言須殯而後即位。癸亥去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据癸亥得入已可

知。〔疏〕

注据癸至可知。○而以上傳云。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今癸亥喪已至國。合即即位。而至戊辰。故据以難。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

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

庭。葬于墓。尊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

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

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殯

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以為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人繫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僕于堂幰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僕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為象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此云象既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此昭公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象斂後後乃塗之為未得盡君臣之禮故此略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即為殯不毋急遽曾子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此昭公去小斂已遠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轉為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室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轉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僕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為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僖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

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尙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尙文。親雖亡歿。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卽廟之楹間。旣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兩楹間。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牖。宋本同。閩監。毛本。牖作墉。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墉。蓋何注本作北墉。卽鄭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唇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始死于北墉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北牖下。士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墉下。彼釋文作庸。云牆也。張氏識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墉爲是。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墉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華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性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壘儀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墉下。注。墉。牆也。室中北牆。又婦廟見。席于北方。注。北方墉下。是北唯有墉無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爲北墉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卽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掘中霤。以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攝。沐用瓦盤。爲周制故也。中霤。室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爲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縮屈之。祝漸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篋。用

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用巾。浴用巾。扱用浴衣。溲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含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卽位。商視襲祭服。椽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柩。建於米。執以從。商視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戶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赭裏。無紃。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視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義。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夷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紵。衾。二君。繇。祭服。散衣。庶繇。凡三十稱。衽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商視作絞。衾。衣。美者在外。君繇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於殯。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肆。見。衽。注。肆。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輜。轎。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幃。轎。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使牀。饌于階間。注。使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薦車直東榮。北轉。注。車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李氏如圭云。下柩於階間。載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爲行始。是祖

於庭也。白虎通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是也。飯含于牖下。毛本牖誤墉。按紹熙本不誤。士喪既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有率儀節。均不外是。○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尙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鄉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第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鄉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至卽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又云。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主人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楊復儀禮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髻髮袒絞帶。婦人髻于室。衆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俛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絰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絰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經卽位。踊。襲絰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絰。疏衰。苴杖。注。棺槨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也。何氏特舉絰言之。男子重絰故也。其首服彼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

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爲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露裼衣。則子游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小斂夷堂一時事。故子游絰而入。明主人時亦絰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絰。知主人亦絰。故何云。夷而絰。明小斂後即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厥明滅燼。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緹。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敖繼公曰。云成服者。緇已絰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總麻。初則絞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即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即位也。即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顧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即殯前吉服。即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知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始杖。據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

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又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亦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卽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緘喪。經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

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為主者杖。不為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為夫。母為長子。為主而杖者也。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母。不為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明他婦人不為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為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眾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鞏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釋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為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為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句為問童男。下句為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疏〕

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正棺乎兩楹之間曰。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

以子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疏〕

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懋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為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

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

間。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為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為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為正。而自為之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疏〕

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為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

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間也。定即正義。俞氏之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行即位禮。稱君與天子。

大斂後稱王同也。

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

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疏〕

通義云。即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正始必。

以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即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也。○注或說至故日。○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即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

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即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墓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据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也〔疏〕

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

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會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疏。諡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徙魯。宋衷曰。今魯國。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為

何。皆在親盡。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不宜立者也。

宮惡愈故不日〔疏〕

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

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為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也立武宮書日為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伊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聞嫌為得禮異也故也○注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楹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楹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為費實深甯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汭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氏牽涉左氏孔氏何為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為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

冬十月實霜殺菽〔疏〕

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未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

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疏〕

注菽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

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為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

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非公羊義。

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注〕据無麥苗以災書。〔疏〕

注据無至災書。○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

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俞氏懋公羊平議。以傳文菽為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實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日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為以異書。亦通。

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

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

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

誅季氏。〔疏〕

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為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

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為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為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為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為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

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注周十至殺菽。○說文。未。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墜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汜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南方早者六月可種。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爲微霜所殺。故爲異也。○注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強。季氏雖幼。彊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之象也。按說文。未。象豆生之形。未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之字。从未。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強。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彊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本穀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韓非當斥此。實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卽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強。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卽

位之後夏之八月。卽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強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旣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公羊義疏六十九

定二年
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

故先俱張本於上〔疏〕
注据桓至言及○即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聞作問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問也為下方復問曷為雉門災及兩觀故

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主觀為其飾故微也〔疏〕
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

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彼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按諸侯三門他國不聞有雉門或唯魯有而又制如應門故為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雉字古文作飾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楊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釋詁樊光注雉

夷也是也。古微書引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故弟闕門卽雉闕門也。蓋卽觀也。周禮闕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旣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緜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蓋皋、應本太王爲諸侯之門，文王增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皋、應之名。故魯唯庫、雉路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旣葬而絰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闕，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按諸侯之門，或路門同爾。魯有雉門者，正以有兩觀故。通典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政教爲名。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闕是也。他國無兩觀，中門未必名雉，則大門不必如魯有庫門也。魯有庫門，或因魯有大庭氏之庫得名。其檀弓所記，多是魯諸儒假魯事以明經制，不必他國皆然。家語多王肅私竄，不可據焉。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王氏塗鄉黨正義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與宋劉氏敵之說同。旣以爲三門，則皋門卽庫門，雉門卽應門，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

內是指王朝也。戴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維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門、臺門，卽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維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扇七個，闕門容小扇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注云：大扇，牛鼎之扇，長三尺，每扇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闕，小扇，臚鼎之扇，長二尺，參個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個二丈四尺。焦氏循羣經宮室圖說：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於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一步六尺，則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彊，則與記文不容之言不合。而焦氏所言亦太侈。劉氏寶楠論語正義云：細釋記文，但謂以乘車五個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個三丈三尺度，以今尺爲二丈強，而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維。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著門丈之制。又此皆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殺於天子。王氏塗引進氏愛蓮曰：據鄭氏說，諸侯三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皋門之廣與應門同。諸侯之庫維亦與天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飾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雲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乖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卽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卽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兩觀爲微。

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

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

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

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

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注〕据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

若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主災者兩觀諸本皆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注据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

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

不以微及大也〔疏〕

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

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

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

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

注不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

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

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

在春秋中。猶不書。〔疏〕

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魯過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

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學。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恩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為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公穀義同。惟此傳云記災。不云記異。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注立雉至不書。○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義與彼同。解詁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注〕据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

通義云。据新延廡不言作。○注据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曰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

言作。故据以難。

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

〔疏〕

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溢不恤下也。驕溢即脩之義。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曰作義合。彼注又云。繕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又增大之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据西宮災復脩不書。〔疏〕

注据西至不書

○見僖二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知也。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

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疏〕

注務勉也。○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又聽言云。不可

不務也。高注並云。務勉也。荀子富國云。儻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強也。○舊疏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習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爲微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廡。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陋就簡。及時脩治。今乃務爲驕溢。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答於晉。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書月爲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屬是也而僖十年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榮之如齊晉則月安之者美惡不嫌同辭故也知不見荅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荅之辭此與彼文同故也內有季氏疆臣外不見荅盟主故爲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包氏慎言云三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杜氏釋

例長歷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

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

釋文枝二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按枝當爲拔字之誤也如公孫拔之誤爲公孫枝按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下樂都云侯國莽

曰拔壘一作杖一作枝又荀子疆國云拔戟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云拔地闕左傳作邾杜云邾卽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

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即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之屬是也今而書時為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適之道故大夫不敵君莊九年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孤又失禮故皆為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倣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無癸巳據歷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八日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

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

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疏〕

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

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並舉是

書月又不舉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爲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爲善辭。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也。此書月。已爲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著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書月爲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陳。書月爲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齊。爲危。莊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書月爲惡。齊魯是不皆爲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卽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不至夫之。○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云。卽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尙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八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

危懼之為定公戒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

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會于統。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穀此經蓋脫也。○注為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為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彼萊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為重。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大平。若有相滅。為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即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又云。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為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據以為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

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

與信辭。〔疏〕

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鼫。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鹽鐵論作浩鼫。爾雅釋訓。皋皋。瑁瑁。樊光本作浩浩。按鹽鐵論見和親篇。桓寬多用公羊說。或亦公羊異本也。惠氏棟云。古讀皋為浩。鼫為由。皋浩同部。

油颺皆从由聲故也。大事表云：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繁昌縣東北有成皋亭，今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在臨潁者近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即古皋城亭矣。春秋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颺者，也。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定四年盟于皋颺，即此地是也。○注再言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荅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荅也。卒為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乃復，此得與諸侯盟，故尤喜錄之。鹽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誥颺之會，書公殆夷狄也。三傳皆無此義。蓋嚴氏春秋說通義云：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為公危錄此盟。蓋會盟異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即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突為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後楚至信辭。○鄂本褒作褒，即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月，為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翕然疾楚，故猶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

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按：戊戌成三字混，未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

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

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日，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日者，與益姑同義，蓋用古本為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

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為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即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為今荊州府監利縣，在郢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

未嘗滅，或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荊州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為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蓋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即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鄭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也。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為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

注月者至卷卒。○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

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為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為下事爾。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

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卽上會

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

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

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遭疾

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襄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閩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

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卽違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卽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僨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解詁箋云。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爲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齊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僨贊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

〔疏〕

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為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

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是其事也。○注故貶至於圍。○隱二年注。凡營兵者。正不得也。故圍亦有罪。但不為其惡。此囊瓦貶稱人。故罪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疏〕

釋文。圉。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圉。虞字缺。穀梁同左氏。說文。口部。圉。守之也。牽部。圍。圉。所以拘罪人。圉。圍。聲義皆。

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師古曰。圉。讀與圉同。隸釋。堯廟碑。鞞磬祝圉。大饗碑。下及陪臺隸圉。皆段圉為圉也。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

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

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疏〕

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

云我主實劉卷主會爲主我也。通義云：明內有恩禮當錄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謂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鄆入于齊，鄆卽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粢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圻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卽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粢語，其子孫亦不聞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綈，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也。其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以卿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公之采地在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奂毛詩傳疏：以尙書大傳所記采地爲湯沐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子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爲褒，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辭，又書葬以起褒，以功益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故劉卷稱公，明本諸侯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

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

伯莒。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即此也。於漢為郡。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因柏山舉水而得。今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

〔注〕

〔疏〕 注。據滅徐稱國。○即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

夷狄也。而憂中國。

〔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為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

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

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言以至年同。○桓十四年

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方望救于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為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熊通僭號凌轢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即攘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

新序九云楚平

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譏太子建於王平王囚其傅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尚

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左傳亦具有其事

弓〔疏〕注挾弓至意也○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新序云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廬釋名釋姿容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絕書吳內傳云吳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

光傳云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即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猶拒也謂若君使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來復仇之意按來意不明訓拒是也○注禮天至盧弓○蓋逸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緯亦無是語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正義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云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孟子萬章篇張朕趙注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音義云張都禮切

丁音彫。云義與弣同。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鞬抵也。鄭氏士喪禮注。鞬。鞬也。鞬鞬字同。鞬之爲抵。猶彫之爲弣矣。說文。彈。畫弓也。卽詩之敦弓。此之雕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纂。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卽此雕弓是也。多部曰。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東京賦。彫弓斯設。薛注。彫弓。謂有刻畫也。弣與雕語之轉。敦弓者。弣之段借字。詩禮又段敦爲之。敦弣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孟子作弣。亦雙聲。又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尙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弓。召兮。毛傳。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嬰弓者。釋文云。見司馬法。段云。嬰卽江賦之櫻字。蓋朱黑相間而嬰繞也。盧弓卽蜃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蜃弓一。蜃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卽此之盧弓也。

以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注〕

穀梁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士字。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

言其以賢士之甚。〔疏〕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按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士之者。猶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爲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

勇之甚。

〔疏〕

穀梁傳越絕齊同。

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

〔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

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

興師越絕齊荆平王內傳云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又吳內傳云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仇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

注則不免爲亂○鄂本爲作於紹熙本亦作於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

是止〔疏〕

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齊吳內傳亦云虧君之行

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爲也意謂若爲匹夫興師不免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是虧君之義是也

蔡

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

歸之〔疏〕

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焉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而后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

昭侯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白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齊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卽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歷月思其后君是也宣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范注同

於

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北如晉請伐楚因濟河〔疏〕

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用事猶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之事也○注時

北至濟河○正以蔡侯由楚返蔡不渡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何氏所本。穀梁傳。歸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昭公濟漢水。沈璧曰。云云。皆作漢。蓋皆可通傳者不一。紀載或殊也。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

怒。〔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

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越絕書。吳內傳云。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苟諸

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前列。猶前驅也。左傳。昭二十九年。實列授氏。疏。列。謂行列。謂先啟行也。故在內蕃衛者爲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也。○注見侵至而怒。○以上經楚人圍蔡在侵楚

後故也。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疏〕

卽上經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圍而言伐。舉總名故也。新序云。於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與

師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

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疏〕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

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注猶曰。至師意。○詩。秦風。駟鐵。奉時辰。牡。傳。時是也。大雅。生民。時維姜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單言之。則曰。若。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

此時也。荀子儒效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若即此若時也。初欲與師，意即上傳闔廬將為之與師而復讎于楚也。

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

與子胥俱者，舉君為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為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為非懷惡而

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

穀梁傳為是興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與師救蔡而伐楚。荆平王內傳又云：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新序云：於是興師伐楚。

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為子胥復仇云爾。舊疏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為兵首故也。○注不書至為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夷狄而憂中國，故舉君為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為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綯，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胥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為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為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微殊，分土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為褒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為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

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荆平何善。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

曰事

君猶事父也。〔疏〕

韓詩外傳六。親尊。故父服斬衰三年。爲君亦服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此其爲可以

復讎奈何。〔疏〕

通義云。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疏〕

越絕書外傳紀

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園道注。受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

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

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讎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讎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與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讎。春秋猶

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

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後漢書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為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為取。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為家，無出故也。○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法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取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為母期，是也。緣所生之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傳莊元年云：絕不為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

之道也。〔注〕子復囚，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

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四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

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附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汜論云：故恩推則懦。注：推，猶移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復讎不除

害。〔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

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

注時子至而已。○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

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者荆平王為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使為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于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履，右手抉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壻，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荆，十五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燒其宗廟語。唯穀梁傳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校勘記出時子胥因吳之罪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至除云。○校勘記云：閩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

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

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為出蒼頡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

師曰：朋，同志曰友。同師即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說文又部：友，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

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注相衛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知父母歿。得為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為戎首。故但相衛。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為其負當成之。負即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耶。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固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讎。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為朋友。然則太公為師。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闔廬為諒。何者。謂一許為之興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舊疏謂巧為譬諭。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則讀辟為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蓋讀辟為避。故皇本注中作避。惠云。馬鄭皆讀辟為避。誤矣。善柔者。舊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蓋亦鄭義。馬氏專以面柔釋之。便佞者。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為佞矣。今本作便佞。蓋据何晏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書。辯秩亦作便秩。御覽四百六引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為佞也。與公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

注。迥出至先也。○說文無迥字。古从辵。字多與从彳字混。疑迥即徇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徇徇。即朋友相衛而不相迥之迥。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韓。注。徇從

而不相迥。〔注〕迥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

死也。文選吳都賦。徇躑躅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漢書賈誼傳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也。徇之以身。有敢勇爭先之義。故何訓為先也。不相迥。即禮記居從父昆弟之讎。之不為魁也。彼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為本杓。

爲未調人謂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爲魁也。玉篇洵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十年云。帶其斷以徇于軍。亦卽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洵者。謂不願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爲兵首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爲蔡故。且舉君爲重。是以不得見也。○注不當至之恩。○（原文闕）

古之道也。〔疏〕
通義云。已上二

事因方論復

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

越絕書吳內傳。囊瓦者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經作入郢。史通雜說云。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

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躑。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
据狄人盟于邢有進

行稱人。〔疏〕

注据狄至稱人。○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

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
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不義。

〔疏〕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

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當作平。繁露王道云。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按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賂晉侯。士虞記注。班次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舍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嬴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耳。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卽平王所爲太子建娶于秦者也。○注日者。惡其無義。○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卽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公羊義疏七十

定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疏〕

包氏慎言云正

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魯失國寶即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即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五行志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夏歸粟于蔡〔疏〕

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衛寶〔疏〕

注據齊至衛寶○見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為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疏〕

穀梁傳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彼傳又云。義邇也。注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賈逵取彼為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注時為至之粟。○鄂本強作彊。舊疏云。即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戍陳同義。○襄五年戍陳傳。孰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是也。亦刺諸侯不能翕然同救。恤蔡難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者何。此經及下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醉李是也。越者何。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之屬也。舊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兩國。○舊疏引舊云。正以僖四年傳云。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為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為兩國。是以別之。舊疏又云。隱元年傳云。曷為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曷為。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為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按舊疏義。則詰注嫌為疑。

於越

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

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

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

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疏〕

注於越至曰越。○杜云。於發聲。正義言有此發聲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聲。曰於。猶吳之發聲爲句吳也。於越雙

聲。句吳疊韻。皆夷音也。釋名釋州國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穀梁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按稱越。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至云爾。○舊疏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倪而後言小邾婁。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按越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越。或曰於越。當時本有二稱。春秋卽因以示褒貶進退也。○注赤狄至異也。○舊疏云。正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單言狄。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潞子之爲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爲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鄙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爲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爲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按此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罷弊。音皮。弊亦作敝。少儀云。國家罷敝是也。毛本罪誤最。吳世家。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將擊越。吳越春秋二云。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樵李。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憂中國。謂其救蔡伐楚。上歸粟于蔡。爲子辭。故於越入吳。爲疾辭。舊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之。言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

之猶衛孫甯〔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申月之十九日○注仲遂至起之○釋文作起殺云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是其貶去氏以起弒君也隱如逐君合

貶經無貶文以君出為重故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書季辛相起即彼年經云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故何氏以季辛已起其逐君之惡故於卒時不復貶也解詁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輩是不卒者也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已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以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輩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詞焉此之謂所見異辭按輩亦桓之大夫何以於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注猶孫甯○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子月之四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癸亥月之十九日左氏穀梁游邀作游速大事

表云此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為舊許矣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蓋以四年入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按容城當以在華容者是說詳

定四年意當時鄭雖滅許，僅將其君歸，未必即有其地，即以為在葉縣，亦未必為鄭所有，以沈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讐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正以侵例時此月故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

通義云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為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按孔氏取左傳為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疏〕

唐石經同閔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疏〕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

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謂為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文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

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

復為譏。唯有一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

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為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即是臣子之敬。

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為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

祿甫。元言武庚。按彼以二名猶言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為難。則以二字為名為二名矣。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

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即位之後。改為熊居。是為二名。慎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

生。則公羊之說。非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

不大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為大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

也。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

名子為宮涅之屬。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

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隱元年

注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繁

露齋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糲。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土。君子之行。而

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通義云。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為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即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為難。烏足與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為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故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

單言何蓋時多有此春
秋取其單言者為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
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

通義云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左氏穀梁經無澤字
左傳作瑣杜云即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按左氏書地往

往省文于公羊如此公羊作沙澤左氏作沙儋二年公羊作貫澤左氏作貫蓋皆從省文也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瓌二名陽平元
城縣東南有沙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方城縣南有瑣陽城是即沙亭矣經學危言云左氏經作
沙傳作瑣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讀之異今
此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注云地在陽平元城于瑣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語極明晰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疏〕

注先是至云應○即
上六年二月公侵鄭

又冬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斯仲孫忌圍運。是也。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蓋逐重者先言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郟。與何義反。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疏〕

注承尊至之役。○即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也。校勘

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下我字。按。有我字是。紹熙本重我字。左疏引賈逵云。旱也。

冬十月〔疏〕左氏經無此句。杜亦無說。宜是脫文。左傳校勘記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讐。而外犯疆齊。故危之。按義具下注。

公至自侵齊〔疏〕舊疏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疆臣之讎。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

上月〔疏〕

注出入至上月○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脫再字鄂本尤誤大紹熙本無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頓煩再出尤危於六年

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三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爲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

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

杜云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經注濟水篇酸漬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

春秋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一統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

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疏〕

注此晉至師也○舊疏云正以下經

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亦趙鞅之師也○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同故据以解之通義云按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

地按如彼傳士鞅居首注止言趙鞅恐不取左氏為義瓦為內地書至當有解說何無注亦不以為內地也○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彼謂公與鄰國諸侯尊同勢敵故分別得意與否若大夫以下尊卑異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諱與大夫會似與晉君會依得意恆例書矣故使若得意者疏及閩監毛本同鄂本脫

使字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八日左傳釋文柳本或作抑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疏〕

左氏經作士鞅按左氏公會晉師于瓦傳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士鞅居首故侵鄭之師亦書士鞅也杜云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曹擘云才井反本亦作靖按段校本作擘周書諡法共以解信曰靖

九月葬陳懷公〔疏〕

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疏〕

杜云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疏〕

注復文公之逆祀。○左傳云。順祀先公而所焉。杜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

通言先公。禮記疏引服虔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穀梁傳。貴復正也。漢書郊祀志。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體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又周舉傳。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逆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皆以從祀爲順。

文公逆祀。去者二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也。彼傳云。躋者何。升也。何

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

微也。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

公羊問答云。順祀而叛者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解詁箋云。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耳。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義或然也。惟劉氏又以叛者謂陽虎之屬。自相矛盾。通義引左傳曰。季寤。公鉏。梅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即寤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注諫不至曰叛○舊疏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前去之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左傳辛卯禘于僖公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舊疏云何意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但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而已一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禘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即文二年為禘年五年為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為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按陽虎為欲去季氏故不必正時也○注言祀至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釋名釋天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皆本已為義以其一年稱祀之義則取其已以其大祭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正互訓古人多有此例○注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三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

注微而至問之○舊疏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是盜為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

之重寶故云
微而竊大也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為政者。

〔疏〕

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

季氏篇。陪臣執國命。謂此。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

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

不書者。舉逐君為重也。〔疏〕

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寶玉。藏於其家。何氏蓋以理知之。或別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

亡之不暇。安能尚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賤而鉞其板。〔注〕

以爪刻其饋斂板。〔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俄。後改賤。下同。釋文作賤。又云。鉞。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鉞。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絨械成。字皆作

俄。何注桓二年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此从目。非通義本作賤。云臥而睨之曰賤。按。臥而睨之。無謂。石經原刻是也。○注以爪至斂板。○廣雅釋器云。鉞。錐也。又釋詁。鐵。銳也。集韻。鉞。或作鐵。說文金部。鐵。鐵器也。一曰鑕也。鉞。本以錐刻物之名。不必專指以爪刻也。爪。為人手掌之稱。時季氏被囚。或無鐵物。故直以爪刻字於上。求救。蓋當時急切所為。何氏非訓鉞為以爪刻板也。通義云。鉞。刻也。板。饋食器上蓋。按說文無板字。當作版。古音方反。皆重唇音。故訓方為版。因之斂藏衣物之器。亦謂之板。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甫葉鈔本作滿圃按左傳亦作蒲圃

力能救我則於

是〔注〕於是時至乎曰若時而出〔疏〕

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日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

傳云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蓋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疏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

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疏〕

舊疏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

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通義云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蓋舊疏前一說是也

御之〔注〕為季孫御〔疏〕

注為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林楚即臨南也

於其乘焉〔疏〕

舊疏云於其乘焉謂於其上車之時矣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疏〕

俞氏樾羣經平義云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

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為不辭按如何義亦未為不可通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

〔注〕以義責之〔疏〕

左傳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

不勉〔疏〕

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越者陽虎之從

弟也。爲右。〔注〕爲季孫車右。實衛之。〔疏〕

左傳陽越殿注云。越陽虎從弟。○注爲季至衛之。○舊疏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乘車中有車右也。

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

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曰。四達各有所

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杷爲權。權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奉季孫適孟氏。此衢蓋即近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騁。即此衢也。

臨南投策而墜之。

〔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

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爲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捶也。淮南道應訓。杖策鋤。上貫頤。注策馬捶。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注。策馬撻也。呂覽審爲云。杖策而去。注策。策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

陽

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注〕捶馬銜走。〔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駮。本又作檄。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按廣雅釋詁。駮。擊也。王氏念孫疏證云。玉篇。駮。敵擊

也。公羊傳。駮。敵並音素董反。其義同也。是也。○注捶馬銜走。○鄂本捶作搖。按依說文。當作箠。段借字。捶。譌作搖。按紹熙本亦作搖。廣韻。駮。馬搖銜走也。則作搖亦通。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是也。

而由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疏〕

釋文。莊。本或作嚴。亦音莊。蓋漢人避諱改也。○注莊門。至著門。○左傳。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此以爲陽虎射之。異

然而甲起於琴

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

注甲公至帥也。○即下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

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二家至起兵。○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為孟氏家臣何所不取。

弒不成，卻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疏〕

舊疏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于郊，故曰卻反舍

于郊，不謂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即此之卻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同。卻本又作却說然本又作稅。○注說解舍然猶如。○易遯六二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國語齊語脫衣就功注脫解也。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又既夕記主人說髦注今文說為稅稅亦訓舍詩碩人稅于農郊是也。然猶如者詩魏風葛屨云宛然左辟說文人部引作宛如左辟然如雙聲字得通用故論語憲問云子曰其然皇疏然如此也。禮記大傳其義然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云說然猶脫然也。按此即左傳之寢而為食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為脫脫單言之即為脫。淮南子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為脫義亦通。

或曰：弒千乘之主，

〔注〕時季氏邑至於千乘。〔疏〕

注時季至千乘。○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又

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

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則方十里者六十四井也季氏爲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車千乘皆季所專故目爲千乘之主焉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

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疏〕

左傳其徒曰追其將至

陽虎曰夫

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疏〕

通義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謂季孫仍得國政而已也左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

如丈

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

注如猶奈也○文選東京賦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薛注如奈也昭十二年傳子苟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子

何皇疏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注丈夫大人稱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爲丈夫也廣雅釋器男子謂之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大之稱也易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謂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已

俄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

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疏〕

注望見至彼哉○卽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俄字从日故訓爲望其實非也俄讀爲俄俄謂須臾

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絨械成作賊者假借字耳上文曰俄而鉞其板亦是借俄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按此陽虎實望見公斂處之師故趣駕既駕而師至故曰愷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俄讀俱無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是

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稽求篇云。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證。於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賤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疏。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何人。尙脫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彼哉彼哉。彼即彼公斂處父。蓋畏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為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彼字。玉篇人部。彼。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彼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常在史籍。亡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按玉篇云。邪也。廣雅云。衰也。則廣韻之哀。即衰之譌。子西之死。在孔子後。孔子何得逆知其事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論語。則論子西太過。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為邪也。彼哉者。若曰是彼也哉。○注再言至遽意。○(原文闕) 趣駕(注)使疾駕(疏) 注使疾駕。○後漢光武紀注。趣。急也。讀曰促。管子國蓄云。則君雖強。本趣耕。注。趣。讀為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翟方進傳。督趣司隸。注。趣。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左傳。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即處父也。

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

將(疏) 注公斂至之將。○左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成爲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孟氏家臣也。與何異。

懂然後得免(疏) 通義云。懂。僅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僅。才能也。國策云。邯鄲僅存。注。僅。

裁。懂。即僅字之借。言僅僅得免也。左傳。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故得免也。

自是走之晉(疏) 左傳。陽虎入于謹陽。闕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

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詳其事。

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

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左傳注。謂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爲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胖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牌。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

有責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爲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棫樸。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質篇。引禮半珪爲璋。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按璋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下天子也。亦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龐之義。毛本圭作珪。下珪璧字皆从玉。○注白藏至以白。○舊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蓋諸侯純青。天子純白。魯降於天子。異於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琥。蓋彼周禮也。周禮圭璋以朝聘。璧琮用以享。琥璜用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峨峨。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翻刻者。峨字誤从虫旁。釋文峨峨。本又作娥。按廣雅釋訓。娥娥。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峨。假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卽鄭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疏大謬。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者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嘗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與毛同。鄭以爲璋瓚。與何異。何以爲郊天。鄭以爲宗廟之祭。絕

然兩途。徐謂何與鄭同。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舊疏亦沿上章而致誤。與詩疏引孫毓異同。評云。國事莫大乎祀。祀神莫大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爲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爲說。蓋亦以爲郊天之禮。謂君王行禮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彼疏引王肅申之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皆與鄭以璋爲璋瓚者異。○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瑞贊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逸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又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珪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此之珪以朝。卽彼之珪以質信也。說文玉部。珪。瑞玉也。禮記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注。瑞。信也。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楊注。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皆因圭以質信。故用以朝。臣下所執。則璪圭也。諸侯所執。以朝天子。則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類是也。璧以聘者。白虎通云。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按禮聘禮。受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知聘用璧也。其子男朝天子。亦以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聘禮。享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衆者。白虎通云。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徵召與發衆事近也。璋以徵召者。白虎通云。璋以發兵何。璋者半珪。位在南方。南

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象物尙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莫不章。故謂之璋。亦與徵召取義爲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蓋周禮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此或卽

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疏〕

穀梁以爲武王之戎弓也。杜預用劉歆以來說。以大弓卽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舊疏云。千斤之文。何氏

有所見也。○注質拊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拊。此从手旁訛。按廣雅釋言。拊。抵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拊焉。注。拊。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拊。拊。撫也。人所撫持也。拊卽敝。故下云。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拊。拊。繡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敝與拊皆弓把。拊者其內側骨。謂之質之。周禮疏云。拊把中。居弓之正中。質亦有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楛質者。注質正也是也。蓋唯繡爲異爾。○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爲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

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

甲頰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

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

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

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

書微辭也〔疏〕

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緝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士冠禮青紉纁純注純緣也凡衣履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顛誤頗說文龜部屬

甲邊也从龜耳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段注云顛者龜之段借字劉淵林注蜀都賦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瑋瑋俗名曰靈又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書食貨志元龜距耳長尺二寸耳亦段借字孟康曰耳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載乎甲之象故介蟲外骨謂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即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秦時或以青為黑故也千歲之龜髣髴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為之緣非也○注易曰至著龜○繫辭上傳文韓康伯本作莫大乎著龜釋文大作善與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著凡蟲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為義也舊疏云今易善作大為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多用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著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按今文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字○注經不至之辭○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特牲云龜為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明堂位所記魯寶多矣傳何為不敘及但廣言龜蓋龜亦虎所竊也龜謂之寶者禮記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著龜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尋常卜龜大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日知士亦有矣故臧氏守龜有句僕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下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僭越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梲也○注此皆至之錫○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為周公受賜藏之魯

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卽寶玉。書鄭注以璋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琮璧圭璜。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卽竊。其實盜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注定公至義立。○舊疏云。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禮少問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皇疏。孔子答曰。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注主書至絕之。○校勘記出喪其五玉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玉玉。今訂正。包氏慎言云。五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爵。解詁箋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瓚。尙書顧命所謂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按三傳無以寶玉專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若以璋爲璋瓚。則宗廟之祭。臣子所執。傳無緣特舉之也。○注不書至爲重。○律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蓋定哀之世。文致大平。故爲深諱辭與。○注書大至辭也。○舊疏云。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卽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謂之寶。實爲喪其五玉。當坐絕也。



公羊義疏七十一

定九年盡

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疏〕

毛本脫伯字包氏慎言云四月書戊申據厯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嚙左氏作蠶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

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疏〕

注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

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為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為辱得之足以為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為盜所竊不可言為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於何氏微辭意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

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至蒙上○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故故孔氏據左氏為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疏〕

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

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即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釋文作卻難云亦作却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為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為晉地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為恐之而書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疏〕

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

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詁箋云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謂不倭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倭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頰

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為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為也齊未與晉合於魯盜在齊晉無涉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疏〕

左氏作夾谷杜云即祝其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

縣之東有夾口浦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為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日知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為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

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為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為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即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為允按顧氏之日知錄尚未實指所在杜解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頰谷〔注〕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

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疏〕

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鄂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書月為頰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

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子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左傳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葵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新語五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儻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旃笑君。孔子誅之。後漢書陳禪傳。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張升傳。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疏〕

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大事表云。博縣為今之泰安府。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

四十里山之南。即兗州府泗水縣。水經注汶水篇。其水自谿而東。潛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漢書五行志引來作徠。地理志引謹作鄆。說文亦作鄆。歸者。復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祭義云。子全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皆歸還之義也。

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注〕据齊嘗取魯邑。〔疏〕

注据齊嘗取魯邑。○舊疏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謹。

及憚之。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文是也。

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

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備也。言無有備失。故無不從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按世家。季孫使人召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即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人為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

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獲。當據正。穀梁注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穀梁敘此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郛。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

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卽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譌運也謹也邑也龜陰田也據左傳皆在汶陽也索隱引左傳鄆謹及龜之田是鄆謹與龜陰別○注歸濟至寶同○齊人來歸衛寶見莊六年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乎我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尙屬於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子至之驗○正以魯不應復得故夫子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不貴也解詁箋云傳此注義例闕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頰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曾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偪好哉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注頰谷之會致地此注及謝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聖人固不置君危地而危隄之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鷩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侏儒是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也。文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疏〕

齊乘云。郕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無鹽縣之郕鄉城。郕即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郕。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

十里是也。通義云。郕費皆內邑不聽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為郕。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

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郕。穀梁亦作郕。自當以郕字為正。且郕邑屬叔孫氏。故圍郕。叔孫為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為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

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

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奔作犇。按池與地皆从也。得聲於古。讀若它。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五

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陳第曰。詩稱地在斯干。韻。與今音同。及讀屈原橘頌。以過韻地。讀平聲。正叶沱字。楊雄羽獵賦亦同此例。按斯干九章。以地瓦儀。議。而子。楊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為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為注語。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鞏。〔疏〕

左氏穀梁鞏作安甫。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差繆略云。安甫。公羊作鞏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

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

矣。〔疏〕

左氏經脫下宋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左傳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出為辰事，不可同於公羊也。○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為不得已從仲佗等出矣。舊疏云：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穀梁注云：辰為佗所強，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強作彊，葉鈔本作強，是也。通義云：佗彌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

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疏〕

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

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為不得已故書暨此叛為辰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

注不言至可知○決上宋公之弟辰以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疏〕

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瓘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叔還如鄭莅盟〔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蒞作莅鄂本作蒞一从艸一从水此合并為蒞非通義云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莅盟同為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

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

注不日至略之○釋文弑作殺云音弑所見世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子未三年失衆見弑者即下十三年

薛弑其君比是也知失衆者以其稱國以弑故也又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日月亦略辭也校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亦有作在

是者今解從定按薛弒其君比即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從是今按禍端在定即謂禍端在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改是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疏〕

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為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郟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

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皆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作范注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為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郟鄉城南郟昭伯之故邑也禍起鬪雞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郟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為帥師墮郟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

注据城費○見襄七年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疏〕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

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濫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為中都宰時此據為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則為司空時為季孫所重齊人遂懼求歸四邑及作司寇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月不違也

曰家不藏甲〔疏〕

禮記禮運云晁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為魯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誼

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邑無百雉之城〔疏〕

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於是帥師墮郟

帥師墮費〔注〕

郟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

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疏〕

注二大至

患之○即上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郟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按左傳歷記南蒯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侯犯以郟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也○注以問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

其事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

雉

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

校勘記。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爲。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舊疏云。八尺曰版者。韓詩外傳文。校勘

記云。當作內傳。傳注版作板。當從此。說文木部栽下段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植。幹題曰植。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曰幹。植于兩邊之長杙也。而後橫施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實土築之。一板竣。則層累而上。

詩曰。縮版以載。是也。何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曰戴禮韓詩也。鄭箋詩引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

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鴻雁正

義引王愆期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

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

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

受過也。〔疏〕

注二萬至制也。○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

二尺也。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左傳疏引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何說雉積。與韓詩說合。雉此未及板之廣耳。毛詩疏引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

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則大都三國之一，卽正得百雉，正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墮郈墮費耶？如其合制，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典命疏引書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五命當五里。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瀆，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公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鄭駁異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十里之城，其積三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里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利，不利公室，故諷使墮之。

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萬尺。脫公侯方百雉語。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無方字也。何注明云。周十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云。天子千雉。則奚止十二里哉。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卽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卽匠人典命。亦不必強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強爲合也。存之。○注禮天至十雉。○舊疏以天子千雉。及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春秋說文。按何注引禮。或逸禮。禮緯亦有是語。蓋受百雉之城十。何氏申春秋說文也。匠人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蓋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城。及都城之高也。何氏自論周城之數。與彼不同。○注天子至軒城。○舊疏云。春秋說文。初學記引白虎通云。天子曰嵩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干城卽軒城。音義通。軒城闕一面。卽不敢自專之義。○注軒城至過也。○說文寧部。寧。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闕。段注云。闕之義同缺。引何氏公羊此注。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按毛詩出其東門傳。闕。曲城也。闕。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闕。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天子南城門有臺。故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闕闕之中。是也。闕卽宣十五年傳之堙。堙卽包城臺言。韓詩外傳。司馬子反乘闕而窺宋城。卽堙也。亦卽說文之闕。闕。樓上戶也。闕在高處。可以眺望故也。鄭爲諸侯無南城門。其三面皆有城。城皆有臺。故子矜詩云。在城闕兮。是也。闕卽馭。隸變爲孰。三面有臺。南方獨無。故爲孰。軒懸之缺南方。故亦曰軒。猶泮水之缺北方。皆爲下乎天子也。毛詩之闕。乃孰之段借。非象魏之闕。陳氏奐詩毛傳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等語。釋之。誤矣。毛詩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卽謂城門之闕。非見觀闕之闕也。南方亦有城垣。但無臺爾。不必如舊疏所云。不設射垣以備守也。舊疏又云。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然至作舊疏時。未必春秋古城仍有存者。且

後代小邑亦有四門不全其一
面無城樓者蓋即缺之遺象與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

注不能至澤廢○舊疏云謂三月之後
違之按如受齊人所歸田其一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據歷當為九月之二十八日時歷不閏六月
故十月有癸亥下又書十一月丙寅朔是當時於十一月後方置閏也

左氏穀梁作齊侯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晉侯方音之譌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作
晉誤也宋張洽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按古齊晉多混說詳昭十年齊欒施來奔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

五行志劉歆以為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乙亥朔小五月戊
辰朔大六月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寅朔大九月丙申朔小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注是後至以叛○薛弑君在下
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叛亦同時舊疏云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弑君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弑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五行
志下之下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

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

注成仲孫氏邑。○說文邑部。郟

古氏邑。段注。今春秋經傳皆作成。郟成古今字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按孟氏邑之成。非姬姓郟國之郟也。隱五年。衛師入郟。文十二年。郟伯來奔。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郟、霍。文之昭也。各書皆从邑作郟。而許於郟下。不云姬姓之國者。蓋許所據左氏郟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據繩許也。公羊郟國之字作盛。或盛爲姬姓國之正字。郟爲孟氏邑之正字也。古郟國在今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郟城。孟氏之城。地當近杞也。○注圍成至叛邑。○圍例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郟。是也。此書月。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此在內而致。故並須解之。舊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卽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義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按何氏彼注。卽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者。舊疏云。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土。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土作土。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土。當據正。○注公親至錄之。○校勘記出故危錄之。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左傳載公斂處父。又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克。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國。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汭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瑗〔疏〕

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瑗作葭左傳實鄆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鄆亭大事表云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夏築蛇淵囿〔疏〕

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大事表云蛇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刺奢秦妨民也

大蒐于比蒲〔疏〕

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年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蓋與彼同釋文作大廋云本又作蒐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

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

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杜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鄆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包氏慎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同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答問云纘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君不可專其私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入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雖非實叛未奉君命擅據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

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大事表云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衛始封時故都後入于晉孔疏衛爲狄所滅

東徙渡河。遷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穀無及字。此及衍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位鈞罪等。非有首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苟專私邑以叛。卽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疏〕

注据叛至惡同。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

以

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

舊疏云。趙鞅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按。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以魯頌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

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

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

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

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疏〕

注無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而赦之。穀梁注引凱曰。專入晉陽。

以興甲兵。故不得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舊疏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爲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興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楊秉傳。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皆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爲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豈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字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爲名。書入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人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荀寅范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是亦以其無

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記所載本之左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有伐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卽韓魏所挾之命。但既奉君命。春秋卽以權屬君。故其不奉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歸。尊君抑臣。尊綱紀於一綫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衰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趙衰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薛弒其君比。



公羊義疏七十二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疏〕

禮記檀弓云公叔朮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朮當為朱春秋作戌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拔生朱按朮朱戌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鞅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陽趙顯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顯也按左傳以陽為戌黨證之世本當

從左氏作衛此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衛為晉毛本又誤陽為鞅鞅已歸于晉無復有奔宋事也差繆略云衛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當為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

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賡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為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賡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

〔疏〕

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膾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按牂膾音近說文羊部牂从羊引聲倉部膾从倉引聲皆从引得聲也鄂本膾誤膾蜀大字本誤膾○注不別至為重○舊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也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按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注云然不言所歸略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為下卒出〔疏〕

釋文醉李本又作橋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由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橋李也大事表云

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橋李猶為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十五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橋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橋李城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橋李杜云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橋以木有所擣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橋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橋李集解橋音醉賈逵曰橋李越地漢書地理志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為語兒鄉沈氏欽韓謂就李即橋李也嘉興府志橋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橋醉皆方音之轉○注月者為下卒出○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夷相敗宜略於諸夏不合月今此書月故云為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

吳子光卒〔疏〕

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檣

李七里通義云趙汭曰吳

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疏〕

釋文堅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作牽易睽六四牽羊悔亡子夏傳牽作擊是牽擊音義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

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屬衛輝府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濬縣北十八里水經注淇水篇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

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按洮城宋滅曹為宋地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疏〕

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為之紀時焉賑說文作賑鄭元注周禮地官掌賑引作賑

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

注天子至氏通○周禮大宗伯疏云石尙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

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傳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釋例王之公卿皆

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尙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傳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賑者何。俎實也。〔注〕實、

俎肉也。〔疏〕

周禮掌蠶云祭祀共蠶器之蠶。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蠶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蠶。蠶之器以蠶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尙來歸蠶。公羊

以為宜社之肉。以蠶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蠶。是祭社之器為蠶也。按周禮直云蠶器之蠶。不別宜社者為蠶。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鬯人文為證。蠶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為蠶也。而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蠶。則又云蠶畫為蠶形。蚌曰含漿。尊之象。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賑。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賑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賑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賑。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賑于社。注賑宜社之肉。則以為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賑于社。故云賑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賑。非賑專為宜社之肉也。○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為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士冠禮注。煮於鑊曰享。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為俎肉也。

腥曰賑。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

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

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賑。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宗廟之肉名曰膳。則以賑與

膳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賑。社肉盛以蠶。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尙來歸賑。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籒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籒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賑膳社稷宗廟之肉。以

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膳。又作繡。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招考證云。繡疑燔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熱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傳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燔焉。襄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胙。僖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也。○注禮。諸至俎實。○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彼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候君之頒。致後。膳肉不至。故不脫冕而行也。然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堂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胙。同名。膳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受賑卽受賜之肉。賓賑卽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冕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賑之事。詩大雅文王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是也。諸侯助祭事也。禮記祭統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膳。故孔子異姓大夫。有不宿肉之事。則古文家以賑燔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說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賑。以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燔宋。則似天子賜賑。不專及助祭諸侯矣。然春秋書之。不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爲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

注主書至之義。○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

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關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會其克改，寧有逐之他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天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天子慰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天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天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刺曠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曰之事，書缺有間，不得據為典要。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

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疏〕

注譏亟也。○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

先會間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

受于廟〔疏〕

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通義云。杜元凱以為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部言公者。乃特讓也。按杜注亦以意

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若會于比蒲。儘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是則朝重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

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

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

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為莒父宰。

卽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魯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塗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薛地。而謂之薛然。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卽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邾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地名。古霄邾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當魯定之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築囿。大蒐。雖曰勞民。尙於國政未爲大害。孔子必事諫阻。是孟子所謂不可磯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爲政在

定公時。黎且口中不得稱謚。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聖人去父母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誅犂鋤之介聖兮。注介。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卽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豚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脍作豚。毛本始改爲脍。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也。齊懼。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行。顏注。餽亦饋字。引論語作餽。疑亦饋字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當坐淫故貶之。○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是諸侯外淫者。絕受女樂。差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通義云。去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

雖諱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為諱。亦不書。為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其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為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為不言其所食。〔注〕據食角。〔疏〕

注據食角。○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

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

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厓際之貌也。漢書楊雄傳。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注。曼漙。不分別貌。牛身徧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卽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沕滿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从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蔓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徧食其身。於義尙未盡得。楊雄傳。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徧食其身。卽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徧食之象。○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徧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饑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舉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俵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

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曰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

注据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

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常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即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二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

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

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

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

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春云。玉兆、帝顛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共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九月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彼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末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於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彖傳文。舊疏引鄭注云。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云。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象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當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翟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按

說苑修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曰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日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日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曰非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

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籧篠〔疏〕

舊疏云左氏作籧孳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籧誤籧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篠傳作籧孳按籧籧渠篠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注渠丘邑名莒縣有籧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籧籧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籧按唐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篠石經公羊作籧篠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籧篠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

禮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

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

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

三兵死壓死溺死〔疏〕

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為早晚施但解奔喪非禮雖及事亦非禮也釋

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

鄭駁無考然當周初千八百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棄所守似非蕃屏之義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

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奔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邾婁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

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甲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

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按畏死之說盧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王氏原謂犯法獄死者，若其非罪而在縲綬，則不為犯法矣。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總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繫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繫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殉君父，損軀成仁，亦能不弔乎。又不可概論矣。舊疏云：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姒氏，穀梁作弋氏。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疏〕

注姒氏至妾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

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姒氏杞女者，以杞為夏後姒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為妾。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

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成風是也。按襄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妾子為君，稱夫人者也。故據以難。

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

〔疏〕

注未踰年不稱公○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即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為君猶未得遽尊其母魯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瞶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疏〕

臧氏
壽恭

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衛蒯瞶犯父命即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弒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為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為六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

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禮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注〕吳日西也易曰日中則吳是

也下吳蓋晡時〔疏〕

校勘記出日下吳云宋本固本同監毛本吳改辰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吳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為雨止非

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臺碑。日稷不夏。鄒閣頌。劬勞日稷。兮維惠勤。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吳稷音義同。故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俟。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諡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應禛而有謚也。作側。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環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說文作廂。在日部。从日。仄聲。其正字也。吳昞皆俗體。側取其義。稷假借也。包氏慎言云。九月丁巳。為月之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吳日至晡時。○易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吳。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已無常。盛見舊疏。公羊問答云。問。吳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句。廂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吳。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為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按說文。廂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廂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映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曰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又有辛巳。為葬定弋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据不稱小君。

子般不書葬〔疏〕

注据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据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

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為聲子者。其誤不攻自明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注哀未至正之。

○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總。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

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

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

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

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

勢讀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附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尙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按崔氏所云。謂攝女君者。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以祭。使其子主祭者。不在廟中。其子爲君者。則穀梁所謂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矣。范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皆以屈父之尊。不得伸其私恩故也。是以喪服。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緌緣。喪服記所記。公子爲其母之服。在五服外者。是也。父歿。爲後。則爲總。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其不爲後者。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爲其母。如衆人也。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卽總麻章所云是。

也。馬融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總也。所以總者，彼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彼疏云：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爲禮經所記周制也。○注如未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證，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謚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通義云：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歲卒，哭既畢，然後啓禮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姒後定公兩月死，定公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姒妾母不得援尊同常禮相例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疏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啓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遺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啓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日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僭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車衰。注：僭，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引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耐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沒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卽虞耐，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耐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故云待後事。後事謂葬父也。雖葬母仍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爲母虞耐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卽反服重也。故通典引周

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借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餘服。卒事反喪服。注。歿。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餘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總小功者。亦弗除。服問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明正服在。總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

年之葛爲其降在總小功爲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爲之著服而又爲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額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額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歿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又云後喪既額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也。額卽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歿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衰既葬緘裳六升男子經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緘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經斬衰之葛經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經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謂之特期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緘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經上服之葛經也。若斬衰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斯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者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據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妾母之喪依禮經止總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疏〕

杜云漆邾庶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潁容釋例云漆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築都曰城傳爲說也





公羊義疏七十二

哀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蔣。定公之子。敬

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諡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嬖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戊也。

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戊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

注隨微至微爾。○舊疏云。正以

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為明義之

豈以楚之德怨為進退。楚為諸國僭亂之渠。隨即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為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牟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即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戍卒。知許男為戍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知戍為自復者。以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書以見不與專封專受。今戍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為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戍本亦作成。則戍即成。宜為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戍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似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麟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

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麟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

蓋即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麟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于粵。此其效也。

改卜

牛〔疏〕

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上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

有差。〔疏〕

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為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

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瀋東田及沂西田。

〔注〕瀋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瀋東田，瀋東

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瀋東沂西為邑名。按瀋東田，沂西田，謂近瀋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瀋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瀋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瀋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瀋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瀋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瀋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為邾之沂田。

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雲門者。為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為齊之沂水。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為邾之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兗州府費縣。漵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

與盟。〔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與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戰而二人

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疏〕

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瞶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

曷

為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

〔疏〕

注据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為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

不言于衛。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即不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注疊言之也。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

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

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

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

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瞶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瞶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瞶。即蒯瞶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瞶欲殺母靈

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亂賊也。丁履恆曰。父有子者。蒯瞶為父。輒為子。蒯瞶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

有父者。則曠爲子。靈公爲父。則曠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則曠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爲申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據靈公則曠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則曠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按注義極正。則曠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卽宜遣迎。尊崇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爲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無惡。而不得爲輒拒父。故不貶則曠。以起之也。○注不去至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是也。○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者。正以則曠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據。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語。則公羊家以此年則曠卽得國。輒卽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簡子送則曠。衛人發兵擊則曠。則曠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十二年。孔悝納則曠。輒奔魯。孔悝立太子則曠。是爲莊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則曠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則曠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則曠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析衛出公。輒論世以衛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則曠。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尙可與爲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則曠者非輒也。則曠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據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則曠。子父易位。謂不以則曠爲子。而以孫禰祖也。則夏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則曠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則曠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

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假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威南河之北岸。有古城。威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威城。其南為王合里。即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與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

解詁箋云。蒯瞶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按劉說是。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俞氏懋公羊平議云。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為子也。輒於靈公孫也。

非子也。而得為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為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為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蒯瞶為子。而別以輒為子。則蒯瞶亦不得以靈公為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即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章注。沒。貪也。靈公逐蒯瞶而立。輒蒯瞶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為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按俞說。非是。為人後者為之子。謂支子入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次。非如天子諸侯可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秋譏之。天子諸侯立後。即喪服斬衰。章所謂為人後者。疏引雷次宗曰。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與輒後靈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注。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

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為祖後。為之服。斬為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改。自不得以祖為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即為靈公子。則輒實置。制噴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制噴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謂制噴不得。以靈公為父。亦於理乖。要之為後與為子少殊。不得混為一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

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濱。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為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

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

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 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

故問之〔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刺曠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据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

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据以難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繁露順命云子不奉

父命則有伯討之罪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蕢之父衛世子蒯曠是也

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

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

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疏〕

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曠本靈公所逐曼姑

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刺曠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按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

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注曼姑至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刺曠矣。引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刺曠已立。刺曠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刺曠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為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為靈公討。刺曠。其即為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刺曠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刺曠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刺曠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刺曠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

輒者曷為者也。刺曠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刺曠

而立輒。〔注〕据春秋有父死子繼。刺曠為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刺曠而

立輒。〔疏〕

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刺曠而

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為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

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

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焉。

曰可。〔疏〕

漢書雋不疑傳。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按雋不疑傳亦云。謂蒯瞶違命。衛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

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瞶命辭靈公命。〔疏〕

禮記疏引異義云。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

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即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

以王父

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疏〕

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蒯瞶之命。不為不聽其父。謂以王父命辭也。

是父之行乎子

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瞶。重本尊統之義也。〔疏〕

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蒯瞶不為

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為可立。蒯瞶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瞶。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蒯瞶。與蒯瞶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瞶。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間。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

之事故援以為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

讓不立。是家私事〔疏〕

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

以王事辭家

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

注聽靈至法也。○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

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主

書者善伯討〔疏〕

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舊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刺。噴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刺。噴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

也。○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刺。噴。究屬為子拒父。故不得為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為。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刺。噴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為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為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刺。噴。援鄭世子忽為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刺。噴之稱世子。噴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為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予無子。則靈公不以噴為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刺。噴為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剽澤之盟。叛晉。連年與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衛終不回也。繼又謀救范中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刺。噴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

耳。夫禽獸猶知有母。天王且以不能平母而見絕。曠爲人子。曾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曠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曠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曠而莫肯戴曠也。明矣。然國人弗戴曠。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曠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圍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爲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寧棄天下。以全父子。曠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爲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苟超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曠雖頑。曾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爲。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術也。仗義執言。穀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皋陶之爰書。曠無所逃其罪。凡此爲齊國夏言之。爲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爲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曠之入沒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違。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爲失也。江熙、范寧徒較量其父子之孰當立。孰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孫爲祖後。固無惡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卒。刺曠以六月入戚。父在殯。而憫然稱兵。以圖復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注故冉至爲也。○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而得仁。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焯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据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刺曠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書者

善伯討○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賸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

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注此象至爲主○蔡大夫專相放即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即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即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

注据禮至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

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曷

爲不言其復立〔注〕据立武宮言立〔疏〕

注据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

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也

春秋見者

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

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

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於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譏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辭云竊謂書墮郕不書城郕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首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爭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何以不言及〔注〕据雉門

及兩觀〔疏〕

注据雉門及兩觀○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

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

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

不復連桓宮僖宮〔疏〕

舊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

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

注災不宜立。○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

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為桓釐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為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為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

左氏穀梁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啟為開也。杜云。琅邪開陽縣。大事表

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邾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邾。邾子從幣于邾。遂為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邾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邾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邾。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孥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邾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

注稱人至故貶○舊

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

包氏

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于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蹙闢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秦按秦伯自昭定而後不至蹙國觀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

包氏慎言云公羊經三月有庚戌據麻爲二月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出盜殺云閩監毛

本同唐石經殺作弑此釋文及左氏釋文皆作殺音弑惟穀梁經作弑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弑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以弑何則經文作弑明矣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據宋人弑其君處白稱人〔疏〕

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

年宋人弑其君處白是也彼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彼以難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

注賤於稱人者○舊疏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

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賤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平時詞略同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

賤乎賤者孰謂〔注〕據無主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

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

通義

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闞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注蔡侯至深戒○舊疏云卒詰爲終也○注不言至義同○即襄二十九年闞弑吳子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鹽鐵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
昕答問云。書閹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疏〕

通義云。左氏以為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為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按三戶。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

間矣。水經注伊水篇。又東北逕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為縣。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段借字。

赤者何。〔注〕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

不知問也。〔疏〕

注欲以至名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据以難。毛本言畀誤以畀。○注欲言至問也。○舊疏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當書。

見故以不知問之。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據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弟

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為一事。赤歸于楚為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戎曼子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于楚為一事矣。○注據執至于宋。○彼傳云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

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

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

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

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

○楚滅頓胡。即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槍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即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為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則醇與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為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

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界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注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慎言云：按伯者帥諸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為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為楚執也。晉為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為地震之應。

城西郭。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元

年云：蒲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嘗約於鄆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訓並同。郊特性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

注据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

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

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

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為殷社者也何氏以為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為周公所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諡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為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誠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問于兩社是也若以為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遷左穀之說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為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間固然何各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疏〕

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為社○白虎

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俱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亡

國之社蓋揜之。〔疏〕

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

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卽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

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爲柴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涿爾雅釋器云棧謂之涿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涿說文木部棧以柴木難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椹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囚邾子於樓臺棧之以棘亦卽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蹏云編之以阜棧阜棧卽草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爲塞也○注揜柴至者戒○漢書王莽傳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作一見以爲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誠作柴魯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

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

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穀。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

絕云爾。〔疏〕

不直言何以書。嫌止主問災也。○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誠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誠社與。○注災者至云爾。○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

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適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卽假以示王教滅絕焉。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

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毫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毫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如亭爲股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宰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知所懼戒。正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聽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臆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注〕

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

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比。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作比。後世段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象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齋也。今作毗。通爲毗輔。

之。此。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箸白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楚子昭卒不書閏。〔疏〕

注据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

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据以難

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疏〕

釋文數所主反下及

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為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為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

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葬而大祥。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總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為兄弟。看服斬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

喪曷為以閏數〔注〕据卒不書閏〔疏〕

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略也〔注〕

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

通義云。喪數沽略。包氏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厯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為合五月之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

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云。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禮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公羊義疏七十四

哀六年盡

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

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氏穀梁作邾瑕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

氏經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漵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漵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負瑕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閭丘近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云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漵東田水經負瑕漵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漵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漵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釋亦瑕丘本為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為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即上二年伐邾婁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為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即不使陽生以茶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

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叛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弑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為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為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為大國例宜書月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

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茶，云音舒。舍茶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亦不違舍與車盱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盱協韻，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

君茶，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

通義云：弑而立者，謂繼弑君而立者。若宋督弑殤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弑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鬻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

為諛也。〔疏〕

馮黑鬻等皆君弑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諛弑舍，故特為墓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也。

此其為諛奈何。

〔注〕問其義。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

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左氏傳：諸子鬻嬖之子茶嬖，未知孰是。

陳乞

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尊也。〔疏〕

舊疏云：此乃有為而

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

齊世家云：景公病命

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茶為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

注晉世至是也○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穀梁傳

云陽生正茶不正世家茶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

左傳史記皆以陽生

奔在景公卒後

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

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疏〕

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命數為小大是也○注析玉至

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即師古所謂或用繒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檠傳信也自謂木為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注奔不至為嗣○通義云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聃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書明未命為嗣矣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蓋陽生雖

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爲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爲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齊人語也。

〔疏〕

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左傳。傳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

期者除。〔疏〕

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末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

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莽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禫。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閔數之耳。練祭當以閔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

〔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

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即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

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

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

令婦人為首也故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

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答云問陳乞為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

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為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

為立陽生事不必以禮相將謙若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為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

必實有正祭也必實有正祭也

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不致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

曰吾有所為甲〔注〕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

至于中雷〔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疏〕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郎反又音託按史記齊大公世家囊作囊故音託○注巨囊大囊○陳氏啟

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囊各異毛傳小曰囊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實食與肉於囊及公羊傳陳乞

盛公子陽生子囊以囊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千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囊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

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囊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為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囊又云范睢扶服入囊則囊未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為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囊又云范睢扶服入囊則囊未

嘗不可盛物。棗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明晰。蓋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卽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卽賓執脯。賜鐘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舊疏引庾蔚之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于廟。爾雅云。梁廡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廡然隆起也。當未有宮室之先。民複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複。鑿地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廡然者覆之。此宮室梁廡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從留也。受霤之地。在複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廡下。廡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性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卽古中霤之遺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複穴爲蓋。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廡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謂之壁。度卽屋之上覆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圓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恆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禮常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縮霤。則其南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椽承之。檀弓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境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猷然此作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猷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猷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猷公羊傳猷然而駭是也集韻猷恐懼也亦引春秋傳猷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境危皆色之譌猶胞之譌為脆矣○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說文駭驚也从馬亥聲讀書叢錄云說文猷悲意色猷同聲段借字本作境危者又因色字而譌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也鄉黨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憲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斯舉矣二注相應然下句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辟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而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豈鳥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覽審應篇云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公羊傳色然而駭何注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潔

開之則闖然〔注〕闖出頭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則色斯即此之色然也闖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按說文覲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覲然公子陽生按釋文闖丑鳩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注闖出頭貌○玉篇門部闖敕蔭切馬出門兒引公羊傳開之則闖然何注闖然出頭兒或作覲按說文見部有覲字則玉篇之或作覲當云或作覲也段注云猝乍之見也倉頡篇曰覲覲視兒按與目部之睽音義皆同說文云闖出門兒从馬在門中讀若彬出門兒與出頭貌取象亦近也說文闖私出頭貌也闖闖頭門中也太元膏初一膏復睽天不觀其軫范注睽窺也劇次三鬼睽其室注睽見也禮運注滄之言閃也凡閃睽闖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

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

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

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

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蓋亦見力士知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弑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

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

〔疏〕

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鸞。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舊疏云。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弑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弑

也。通義云。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為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防也。穀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弑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為至乞也。○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猶加弑。陽生不加弑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弑公子比于下。諉弑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弑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弑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弑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弑。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則陳乞弑舍。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

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過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疏〕

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繒。云一本作鄆。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入為重。〔疏〕

注据當舉入為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

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醕順他人來文〔疏〕

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

為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詣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又云醕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醕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胸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疏〕

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据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不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据俱以歸

獲也〔疏〕

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

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

注据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

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為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郕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醕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為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實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

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矣。○注日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入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疏〕

注据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

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

歸滅也。〔疏〕

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為入與滅不同。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為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為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為晉邑。秦人入都。而都為楚邑。至哀十三

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為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為滅者。其說近是矣。

曷為不言其滅。〔注〕

据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

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

〔注〕據衛至不諱。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

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

不滅，故不日。〔疏〕

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為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

為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減于滅矣。○注以屬至責之。○即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注不日者，深諱之。○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不字。○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疆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

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

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變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疆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逼近國都，恥可知，故深為諱也。

夏齊人取謹及憚〔疏〕

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憚字林作憚左氏作闡解云左氏穀梁作謹闡字杜云闡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為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阜部闡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也應劭曰春秋書齊人取謹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應劭曰春秋注取鄆及闡今闡亭是也闡障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為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譌剛為堽今有堽城壩紀要又云闡城兗州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管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為闡應劭又引謹作鄆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亦引作鄆說文有鄆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

穀梁傳注

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
以是為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

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

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上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范以邾子益為齊甥本左氏為說何以為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

之〔疏〕

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嫌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詁箋云正以上

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癸亥。杞伯過卒。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謹及僂。〔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

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文。○正以書歸。知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當言取。僂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

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謹僂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謹僂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

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

注据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

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

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

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捲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為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囁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疏〕

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

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

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

左氏穀梁寅作夷，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

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既，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費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齊，又云，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

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

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

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

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

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郤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晉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為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母者六經正誤作毋與國本作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据當賦稅為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

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

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

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莢。餼。糧。郊。遂。峙。之。此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

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雇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閒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蓋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周禮無文。蓋卽魯語所謂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瀆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

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于橐皋是其外慕強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据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

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其稱孟子

何〔注〕据不稱夫人某氏〔疏〕

注据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

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

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疏〕

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

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駁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比也

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據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目爲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左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特避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爲宋姓也。○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常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卽隱元年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迺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書嬖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

杜云。在淮南邊。道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邊道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按漢書地理志九

江郡下。橐皋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

左傳運作鄆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大事表云按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為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

有會盟原相傳為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繇口也按通泰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鄆者古員聲軍聲同部也通義云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為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殿曹匪風終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螻本亦作蚤注同按注比年再螻疏作比年再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螻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

為異比年再螻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

分為六卿〔疏〕

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為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螻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注螻者至為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蚤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蚤十三年九月蚤十二月蚤比三蚤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

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經義雜記云。按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尙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與傳合。律歷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八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去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矣。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爲踰。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從之。比年再蠲。卽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蠲是也。○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埋。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何氏取象較廣。蓋亦春秋緯義。舊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爲魏趙韓。今云晉分爲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螽。皆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按顯宗紀云。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蠲。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蠲。不必泥爲齊亡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二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

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

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

注前宋至詐反。〇即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是也。〇注反猶報也。〔原文闕〕

夏許男戌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

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

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戌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

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亭近濟水。水經注泗水篇。又東過沛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

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歸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為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為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按諸說是也。黃池不得

在內
黃

吳何以稱子〔注〕据救陳稱國〔疏〕

注据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

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

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驂乘滕薛俠穀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

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

進稱子〔疏〕

通義云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此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為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

羊說非無据但何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穀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柏莒黃池之行變為反道乃爵而不殊按柏莒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比類而舉與何氏異○注以言及也○舊疏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注時吳至臨菑○舊疏云菑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為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為是○注乘勝至中國○即謂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驅滕薛俠穀魯衛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挾穀魯衛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

乘薛許邾婁莒旁穀趨走。按彼文有譌。或即薛許驂乘。邾婁莒旁穀趨走是也。前驅者。詩衛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是也。驂乘者。即史記齊世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穀。即夾穀也。禮士喪禮。婦人俠牀。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乳。俠鼓與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舊疏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為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眾為冠帶之國矣。彼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視髮文身。欲因魯之禮。用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恥故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

晉侯〔注〕据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

注据申至序上○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

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歆晉侯亞之春秋不欲

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注〕据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

主會益明矣〔疏〕

注据鍾至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

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据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

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醜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

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

繁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為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

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為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為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為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為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即下傳重吳也。云云。為其重吳。故不得見其事。為其不與。故不得以奪見其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人。〔疏〕

舊疏云。謂為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

重吳也。

〔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

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注舉晉至不盈。○僖二十三

年。宋公慈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即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為會主之義也。

曷為

重吳。〔注〕据常殊吳。〔疏〕

注据常殊吳。○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粗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也。〔注〕

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

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

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疏〕

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

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蓋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歷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晉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褒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為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注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

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据上七年言曼多。〔疏〕

注据上至曼多。○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

正大以帥小。〔疏〕

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犂。即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

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晉侈。○注復就至帥小。○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為先自正而后正人。復見於晉。為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螻。〔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

注先是至之費。○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据北斗言星名〔疏〕

据北斗言星名○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

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疏〕

舊疏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

改當本作平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大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為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為旦○舊疏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漫道其方面已故言東方知為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

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

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疏〕

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火故曰

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且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尙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尙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氏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氏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伐主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鄭注。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莠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亡也。大亂。彗東出。舊疏引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由此孛星。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燔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曰。孛主兵喪。咸甯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

盜殺陳夏彊夫〔疏〕

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彊。苦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彊从區得聲。例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廉之誤。古聲夏廉相近。故夏通作廉。檀弓見若

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廉也。是廉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廉。與廉相似。故廉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廉。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蠲〔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

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公羊義疏七十五

哀十四年

盡是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

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為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為常有之物無所為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為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

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太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

起堯桀將復興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為瑞於周為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

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頗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鸛鶴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

今始來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

注稱西至主名〇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

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据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

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為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

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艸以手折取曰采故采从爪木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為新果孰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為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新采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攀折木枝曰蕘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猶采也左傳以為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辯物篇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〇注西者至象也〇舊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

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卽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同。監毛本采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

爲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

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

注据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

當增不從狩。卽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卽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据至之時。○据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汜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

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為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至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為後王法當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郊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為三至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明改周之正也

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

穀梁傳注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

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曷為大之〔注〕

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

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薪采者又微於士矣

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注〕

據鶴鴿俱非中國之

禽無加文〔疏〕

注據鶴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鶴鴿來巢

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麋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

害所以為仁也詩云麟之為靈昭昭也〔疏〕

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

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為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為修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父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為修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

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麒中央也鄭駁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是與公羊說同舊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鷓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家義○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麀鬻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鬻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額肉角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鬻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鬻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
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

至尚書曰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

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麀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培穽非時張獵則至明至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

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太音泰監毛本后作後。○注尚書至率舞。○咎繇謨文毛本皇改風俗字。舊疏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援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据此知本援神契為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驢如馬一角。不角者騏。舍人云。騏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麒麟。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

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為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為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為異。○舊疏云。謂無道之世。刳胎殺夭。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適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麇字剗改。因作

君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麇。云本又作麇。亦作麇。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麇。即麇之隸變。爾雅釋獸。麇。麇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麇而角。是古本作麇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皆作麇。按孔叢子亦作有麇肉角。舊疏云。即孔叢云。叔孫

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
麕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

舊疏引孔叢又云。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

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與相
逢。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額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
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改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
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卽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
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
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
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
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
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
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麟
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
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
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蓋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
王而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籙。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

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故注解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煥然而寤是以泣之

反袂拭面〔疏〕

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目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

涕沾袍〔注〕袍衣前

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

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

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蠛蟲冬踊彗金精

埽且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

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疏〕

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沾袍音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襦也从衣包

聲論語曰衣敝緼袍衿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衿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衿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下又云聖人甯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据下作沾衿疑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按傳若直作衿何注衣前襟成嚙語矣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為衣前襟者袍本作裋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為是玉篇裋與袍同又步報反衣前襟也廣韻裋溥報切衣前襟墨子公

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裏之借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敞纒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衽之泣者。以衽袍同物。而衽爲人所易曉。故言衽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衽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裾。衣裏也。段注云。上文云。裏。裏也。裏物謂之裏。因之衣前襟謂之裏。方言。禪衣有裏者。趙魏之間。謂之衽衣。郭云。前施裏。裏也。按。前施裏。裏卽謂右外衽。方言。無袍者謂之程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衽者也。裏衣無袍。禮服必有裏。上文之衽衽。謂無裏者。唐宋人所謂衩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裏。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衣皆謂之襟。袂謂之裾。袂同袷。謂交領。裏連于交領。故曰袂謂之裾。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蜀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閩本。剗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獸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天鏡。舊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縷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亦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論。議耶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爲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旣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云。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卽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寧能獲之。○

注西狩至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與於豐擊玉鼓駕六龍又云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刀名爲劉赤帝後當次周文選注引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載玉英履赤矛析且失箭亡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圖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未歲授劉氏按緯言興於豐在軫北卽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注又先至之象○蠨蟲冬踊卽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蠨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蠨是也彗金精埽且置新之象卽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且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埽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埽且也然則蠨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埽且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按災異之應俱不大遠此哀公之世蠨孛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爲漢制法次年絕筆後無所見適有蠨孛孛之見因卽假以示義焉爾○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虞云鄂本虞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紹熙本亦作虐是也六國爭強舊疏云卽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據東蕃燕楚強于南北韓魏趙居于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旣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驅除者舊疏云始皇據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鵠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欲起也

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如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採薪得麟大命隕顛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泣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于中惻愾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

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

此不當有孔字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袁閔傳未嘗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聲噫歎警神也緣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喪予

〔注〕予我〔疏〕

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

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歿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

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偽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矣，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歿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注予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

視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証。〔疏〕

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

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秦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鹽鐵論訟賢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視予矣。舊疏云：然天視惡己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矣。○注天生至之証。○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疏云：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真為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校勘記云：閩本剗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

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麟，俗麟字。

孔子

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

歿之徵。故云爾。〔疏〕

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卽上

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歿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是皆以爲夫子將歿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卽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

乎隱。〔注〕据得麟乃作。〔疏〕

注据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又隱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

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份立。舊疏引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爲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

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為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為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以得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

作之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選九經古義云說文選迨也玉篇迨選行相近又自部選目相及方言云迨選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選或曰及州輔碑云選事和熹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選

誅紂陳球後碑云選完祖齊俱以選為逮也釋言云逮選也選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逮也又云逮及也則亦通逮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選逮也方言又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期為曾祖為祖父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

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

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平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

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濃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禍。按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卽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卽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聞世不爲諱恩殺也。○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按子赤卒不日。卽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之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者。己之所遠聞也。至於祖之所遠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父。則所傳

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仇，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于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糅。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据哀公未終也〔疏〕

漢書 儒林

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据哀至終也。○舊疏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

〔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

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疏〕

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瑞，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從，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郟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得禮則褒，夫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是亦

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瑞，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從，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卽備義也。蓋備卽王道備。故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丘始于元。終于靈。王道成也。○注人道。泱王道備。○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豪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泱于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泱。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泱。王道備。舊疏云。泱亦有作市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泱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慄慄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周爲異者。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以瑞應爲效者。言若不致瑞。卽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父。父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

故禮記疏引熊安生申鄭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風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時具然後為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別起為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下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傳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

君子曷為為春秋〔注〕据以定作五經〔疏〕姚氏

範援鵜堂筆記云。為春秋。如女為周南。召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後。○注据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据五經以難之。

撥亂世〔注〕

撥猶治也〔疏〕

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玉桓撥。傳撥治也。楚辭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王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

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

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

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說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卽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浦鐘云。詩序及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得麟至之狀。○舊疏。

以爲演孔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圖孔不絕下有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膠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驅除名正顛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溢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常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親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鳥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校勘記出赤鳥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鳥作烏常據正○注孔子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繁露符瑞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某水精制法爲赤制功後漢書郵渾傳漢祚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緯書著麻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尙赤故云爲赤制卽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越絕書云見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又云道獲麟周畫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尋天命卽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卽蠶蟲冬踊彗星掃旦之象也郤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卽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是也

則未知其爲是與〔疏〕

舊疏云爲音于僞反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

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厯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

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后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

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

舊疏云其諸辭也卽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

道之與繁露俞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

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援鵝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

知己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

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厯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

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厯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

送之蓋謂厯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算轉厯則落下閔之徒卽所謂厯如周馮相氏

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也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四麟為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

末不亦樂乎堯舜

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制作〔疏〕

中庸疏云

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不亦也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為君子慕之己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疏〕

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

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鈞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書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世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卽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傳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

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

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通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旣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公羊義疏七十六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

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

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閩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敕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閩。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敕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閩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間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六年二月。卽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凌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大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册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

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者，舊疏云：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毛本改从木旁，非公羊問答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千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閒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

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緣。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緣爲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是也。按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爲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鄉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抒也。抒。揲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支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假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二云〔疏〕

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

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

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疏〕

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

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石臺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白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

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為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

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

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

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一一學者聖人之極致〔疏〕 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

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治世之要

務也。〔疏〕

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業。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是爲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

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傳春秋者非一。〔疏〕

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

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臧公。臧公弟子。哇孟。哇孟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共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闕陵褚大。東平臧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臧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哇孟。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哇孟。孟弟子百餘人。

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人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贏公成於味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衆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贏公孟卿畦孟以下皆為胡毋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遂之者綴於胡毋子都下誤勿為胡毋弟子其實彼文自承董生為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綴之爾惟胡毋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毋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冷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即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未必牽涉餘四家也

本据

亂而作〔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五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為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為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其

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

舊疏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

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慎言條釋云。春秋貶織芥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褒。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爲文王。叔術蔑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拘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業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疏〕

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疏〕

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

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

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

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既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已說也援鵠堂筆記云雖疑難字之譌而誤強解為維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難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

舊疏云此師謂胡董之前

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百於萬猶有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焉

時加釀嘲辭〔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責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

正按葉鈔本徐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陸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君虐之類是也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

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為有〔疏〕

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為天囚之

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為天囚故曰以無為有也

甚可閔笑者〔疏〕

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謬妄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閔監毛本作笑非

不可

勝記也〔疏〕

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按不可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勝記猶言連數之悉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

謂之俗儒〔疏〕

舊疏云左氏先著作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往在蝌蚪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爲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故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爲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厯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卽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卽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衆賈逵皆治古文者也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疏〕

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探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

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與左氏矣。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為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一創。〔疏〕

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

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厯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為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援鵜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詆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為二創。疏解非也。

此世之餘事。〔疏〕

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

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閒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鵜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

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

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

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

余竊悲之久

矣〔疏〕

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為己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為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為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往者

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疏〕

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

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為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

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僖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焉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

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鄙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為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又以為十四日日食周王為天囚

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為顏氏學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

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

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答云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隱括也。括隱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隱括。又拘木必待隱括。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隱括之方。隱段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段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邪曲之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說文云。隱與括互訓。亦段借作隱。括尚書大傳。隱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隱括。隱括者矯制衰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擢謂之籛。郭云搖櫓小櫂也。按擢以索繫於籛而後可行。是籛者所以隱其擢也。如許云矢隱弦處謂之矢括。矢括所以控弦也。般庚尚皆隱哉。某氏注云相隱枯共爲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皆讀爲隱。漢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隱括之而安也。俗作安穩。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亦卽矯之義也。凡多衰曲臃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正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98880)

國學基
本叢書
公羊義疏
四冊

每部定價國幣叁元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陳
立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國家圖書館



000020047